

蜀山前傳

長眉真人專集

還珠樓主



出租
新蓋小
運畫電
京屋
租書專業
府書
大街一號

蜀山前傳

武俠
長篇

長眉真人專集

第三集

還珠樓著

蜀山前傳：長眉真人專集

還珠樓主：蜀山劍俠後傳

還珠樓主：大俠狄龍子

還珠樓主：蜀山劍俠傳

還珠樓主：青城十九俠

還珠樓主：蠻荒俠隱

還珠樓主：雲海爭奇記

還珠樓主：邊塞英雄譜

還珠樓主：冷魂峪

還珠樓主：峨嵋七矮

還珠樓主：柳湖俠隱

還珠樓主：武當異人傳

還珠樓主：黑孩兒

還珠樓主：青門十四俠

還珠樓主：虎爪山王

還珠樓主：俠丐木尊者

正氣書局出版

一	一	四	三	一	六	三	二	一	十	五	二	五	九	五	六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一九五〇年十月再版

蜀山長眉真人專集 第三集

基本定價

著者 還珠樓主

出版者 正氣書局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發行者 正氣書局

電話：九三〇六三

電報掛號三〇〇六六

特約發行地址

常州青年書店	蕪湖環球書局
廣州興華書局	天津正心書局
長沙興華書局	杭州武林書局
開封明善書局	漢口青黎書局
徐州新書局	

紐約特約所 71 MOTT STREET NEW YORK 13, N. Y.

KIN KWOK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蜀山前傳
長眉真人專集

第三集

前題

第一回

古洞試仙環花貌雪膚皆惡鬼
鮮花埋豔骨血蓮翠果擁紅珠

第二回

寶劍破神經黑地獄逃惡鬼影
金刀穿玉股紅蓮花擁尸魂

第三回

寶劍耀寒輝一消長虹誅醜類
仙雲封古洞滿山明月拜真人

第四回

苦戀雙棲多情成孽累
傷心獨枕無意入魔宮

蜀山
前傳 長眉真人專集

第三集

第一回 古洞試仙環花貌雪膚皆惡鬼 鮮花埋豔骨血蓮翠果擁紅珠

前文李善受了神僧指教，由臥眉峯旁，一個山洞走進，孤身一人，在黑暗中，走了三四十里，沿途地勢奇險，光景昏黑，仗着一雙神目，能在暗中視物，胆子又大，雖在洞中，發現許多奇景，一毫不害怕，正行之間，忽聽悲嘆之聲，十分淒厲，起初誤認暗洞泉聲，也未在意，跟着前途現出一座，極高大的牌坊，上有石神宮三字，裏面黃沈沈的，看不出一絲影迹，悲嘆之聲又起，中間更雜婦女悲泣，與鎖練曳地之聲，空山古洞之中，孤身深入，已四十里，前途無端現出那等華麗莊嚴的牌坊，所見已極詭異，突又聞到這等淒厲悲慘的哭聲，由不得使人入耳生悸，心神不寧，任壽素極謹慎，正在留神查看，忽聽琤琤兩聲，青紫兩道寒光一閃，雙劍無故出匣數寸，同時一股陰風，由身後撲來，不由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忙即縱身回顧，原來身後慢悠悠走來一個似人非人的怪物，祇有三尺多高，通身灰白，頭和身子，差不多一般粗細，兩條膀臂，却是又粗又長，面白如粉，滿頭白髮，長約三寸，根根倒立，刺蝟也似，凹鼻掀唇，大口箕張，露出兩排白森森的利齒，紅睛怒凸，凶光四射，說不出的那麼醜怪獷惡，使人於萬分厭惡

之中，生出一種恐怖之感，看去行動遲緩，沈着一張醜臉，冷冰冰的，由身後緩緩襲來，剛把兩臂張開，待要向人撲到，相隔也祇一兩丈光景，似因雙劍出匣，精虹電耀，驟出不意，吃了一驚，已然前進，又往後退神氣，處此黑暗陰厲，奇詭可怖之景，先頗害怕，既一想，這東西非鬼即怪，看他形態雖然醜惡，行動却甚遲緩，不似有什伎倆，也許此洞是座古墓，內中僵尸，年久成精，變得這等形態，紫青雙劍，神物奇珍，難道還打不過鬼魅僵尸，想到這裏，心胆一壯，剛把手中劍柄一按，還未拔出，目光到處，猛瞥見兩旁和對面，還有許多魔鬼影子，都是身材高大，神態獠惡，作一大半環形，環繞在怪人身後，張牙舞爪，飛舞而來，爲數甚多，時隱時現，也看不出數目多少，隨同怪人一起行動，欲前又却，看去可怖已極，任壽雖有雙劍隨身，事前又聽神僧指點，料知雖險無害，畢竟初次經歷，見此凶惡異常的鬼魅，也由不得心中有些發慌，一面縱身後退，剛把雙劍拔出，還未舞動，就這劍光如虹，剛剛暴長，快要離手飛起之際，隱聞身後鬼哭之聲，淒慘異常，同時，覺着身後陰風冷氣，猛撲上來，和方才一般景象，前面惡鬼，也凌空浮沈而來，暗道不好，百忙中抽空回顧，原來先前祇顧縱避，一時疏忽，忘了身後就是牌坊，無意之中，退了進去，目光到處，發現身後，也有四個同樣的怪人，噙着一張開口血唇，身後各有許多魔鬼影子，正由四面包圍上來，因其行動一律，看去

遲緩，反更可怕，相隔還在三數丈間，身上毛髮，竟會根根倒立，那寒噤一個接一個，祇管打個不住，一任自己鎮攝心神，把氣沈穩，毫無用處，暗忖我並不會害怕，如何直打冷戰，和發瘡疾一樣，惡鬼太多，四面受敵，不敢將劍發出，先用雙手舞劍，剛把身子護住，覺出身上冷戰，好了許多，頭腦重復清明，心神略定，忙大喝道，無知鬼魅，卽速退去，免得送死，否則，我將飛劍發出，爾等連鬼也做不成了，話未說完，當頭五怪人，本來靜悄悄的，作出向前飛撲之勢，聲息毫無，聞言，忽然嗤嗤冷笑，身後那些惡鬼，也相繼同發怒吼，聲勢越發驚人，任壽自將雙劍舞動，所有怪人惡鬼，均似怕那劍光，紛紛退避，相隔十來丈，重又立定發威，似要伺隙而動，誰也不肯後退，任壽看出那些惡鬼，畏懼雙劍，看雖獠惡，伎倆不過如此，稍爲放了點心，連喝了好幾遍，怪人始終不退，嗤笑之聲，反而更盛，加上惡鬼怒吼，和後面暗影中，鬼哭之聲，說不出那種淒厲刺耳，心想長此相持，如何脫身，想了想，便用青索防身，將手一揚，把紫郵劍發出去，劍光如虹，比電還快，隨着任壽心意，正朝那許多惡鬼，飛掃上去，猛瞥見人影一晃，當頭怪人忽然失蹤，劍光過處，那逃避不及的，當時斬斷了十好幾個，心中一喜，忙指劍光，四下追殺，不料爲首五怪人，隱遁神速，劍光一過，重又出現，隱現無常，老是除他不了，許多惡鬼，雖被劍光斬斷，有時並還絞碎，黑影連閃，重又合而爲

一，兀自不退，紛紛暴怒，態更凶猛，鬼嘯之聲，震撼全洞，由身後傳來的，男女鬼哭之聲，也越發慘厲，這才看出仙劍祇能防身，除此有形無質的惡鬼，尙難如願，心正驚疑，猛瞥見當頭五惡鬼，各把雙手一揚，相繼隱去，更不再現，再一細看，那些惡鬼，一見劍光飛來，雖急得左閃右避，飛舞悲嘯，並非不怕，祇是不肯後退，好似身後有人逼迫神氣，暗忖照此相持，終非了局，如用雙劍護身，往回路衝出重圍，逃了回去，並非不能，見了神僧，如何交他，再則，洞中這多惡鬼，如往洞外害人，早有傳聞，怎未聽人說過，也許本來深藏古墓之內，被自己無意之中，引將出來，此時一逃，定必羣起來追，如再引出洞去，不知要害多少人，分明有進無退之勢，既然立志學道，初遇鬼魅，便被嚇退，豈非笑話，念頭一轉，胆勇大壯，決計改退爲進，率性往牌坊裏面殺去，深入重地，好歹也查他一個水落石出才罷，但這爲首怪人，關係最大，好似怕那劍光，祇要能夠殺死，去了首腦，剩下惡鬼，也許較易打發，心正尋思，如何方能除那怪人，猛聞到接連幾聲極難聽的怪笑，緊跟着，便有一片玄雲，黑幕也似，在來路不遠出現，初出時，祇有數尺方圓的一片黑影，突然暴漲，潮湧而來，前半來路，立被佈滿，內中並還雜有一條條，血也似紅，暗赤色的微光，看去十分污穢，緊跟着，便覺一股腥穢之氣，迎面撲來，心頭之時煩惡欲嘔，頭腦也有一點昏暈，想起那日臥眉峯二女

發動埋伏情景，與此相似，知是邪法禁制，心想臥眉峯那麼強烈的風雷，和烈火針箭，尚被仙劍所破，這類邪法妖鬼，能奈我何，也許雙劍不曾合璧，威力較差之故，惡鬼不怕，腥穢之氣，實在難聞，何不試他一試，好在雙劍，光長數丈，威力至大，收發由心，已然試出惡鬼決不敢於近身，怕他何來，一時性起，大喝一聲，把手中舞動的青索劍，也發將出去，雙劍神物，原有靈性，那片中帶血光的妖雲，本來已被紫鄂仙劍擋住，不曾壓到頭上，雙劍再一合璧，威力暴增，宛如青紫兩道長虹，交尾電射而出，劍光也經任壽全力施爲之下，比起先前，暴長了好幾倍，那片妖雲，前頭才被劍光絞散了，立時電也似急，往下退去，一閃不見，四外惡鬼，本是前仆後繼，見此強烈劍光，也各嚇得紛紛倒退，當時空出了大片地面，劍光照耀之下，再往前後一看，先前那座牌坊，不知怎的，會到了身後，相隔頗遠，裏面仍是黑沈沈的，什麼也看不見，暗忖方才我祇稍爲動念，想要殺出重圍，人並不會移動，怎會到了牌坊外面，退向回路，心方不解，又見那些惡鬼，仍然環繞四面，張牙舞爪，欲前又却，口中不住悲鳴怒嘯，但比先前，要遠得多，明明不敢上前，但又不肯後退，經此一來，心胆更壯，越想越有氣，覺着雙劍威力，如此神妙，有何可怕，神僧必是算出惡鬼快要出世，特意引我來此除害，這座牌坊，大是可疑，如何牌坊裏面，那等陰森黑暗，莫非邪法樞紐，便在牌坊之上，

何不將他毀去，看是如何，相機行事，心念一動，一面用紫青雙劍，護身前進，行抵牌坊之下，正在留神查看，待指劍光，朝上揮去，將其斬斷，再作計較，猛覺脚底一虛，身子往下一沈，好似踏在虛浮的軟沙上面，眼前似有一片暗赤色光華一閃，彷彿整座地面、一齊陷落，墮向無底深淵一般，心方發慌，微聞老人嘆息之聲，遠遠傳來，這才聽出，與第一次所聞，一般無二，情知凶多吉少，不禁怒喝道，我任壽堂堂男子，豈懼邪魔鬼魅，是好的，現出原形，與我分個強存弱亡，鬧這鬼域伎倆，有何用處，說完，不聽回話，晃眼之間，忽然腳踏實地，一點傷也沒有受，定睛一看，四外光景昏茫，和初入洞時，所見天然黑暗，又自不同，彷彿平常黃昏日落，天將陰雨，那等暗沈沈的天色，前途似有一片微光，按說應該比先前暗洞之中，要亮得多，不知怎的，看去反比方才昏暗，只見一種淒厲荒涼之景，又似孤身一人，獨行大漠窮荒，四望黃塵漠漠，日星隱曜，平沙無垠，悲風四起，一眼望過去見不到一點生物，說不出的愁慘淒涼景象，心想事已至此，怕也無用，祇不知荒山古洞之中，怎會現出這大一片廣漠平野，後來細看，三面都是黃影沈沈，無邊無際，祇有前面光影昏茫中，好似還有房舍，便朝有光之處走去，先恐變出非常，全神指揮雙劍，不令飛遠，護身前進，走了好一陣，見無異兆，試將雙劍收回，握在手內，戒備前行，又走了一會，果然發現前途，乃是一座形如城堡的小山，

雙門大開，氣象十分雄偉莊嚴，忽聽男女悲泣愁嘆之聲，連同鎖練拖動，各種怪聲，由內傳出，比先前所聞，還要真切，好似內中關着不少男女囚犯，在裏面喊冤訴苦，相對悲泣，慘痛非常，心想哭聲如此悲慘，多半內裏藏有妖人，不知從何處用邪法擒了許多受害的人在內，供他凌虐，以致發出這類臨死以前哀鳴，神僧知我志切修爲，命我來此解救無辜，反正歸路已斷，除非大獲全勝，除此一害，否則也回不去，我如不能勝任，神僧也不會命我前來，何不拼犯奇險，仗着這兩口仙劍，闖將進去，與內中邪魔拼個存亡，如能除去，豈非極大功德，想到這裏，不由激動義俠心腸，耳聽內裏悲號更慘，除鎖練鏗鏘之聲而外，並還雜有重石曳地，和鞭打犯人之聲，耳不忍聞，更不尋思，手持雙劍，便往門內闖進，剛進門不遠，便見前遇爲首五怪人，各縱一道灰白色的妖光，往外逃去，由自己身旁飛過，一閃不見，事前不曾留意，怪人去勢又快得出奇，等到警覺，忙揮雙劍，回身追殺，已無踪影，跟着，又聽前途呼冤悲號，心想爲首妖孽，想必就這五個矮鬼，看神情對我十分害怕，已被逃走，無法追踪，莫如先去救人要緊，祇要把被難的人救出，多少總能問出一點虛實，想到這裏，重又回身，往前尋去，滿擬被難人藏處，定必隱祕，門內本是大片廣場，霧沈沈和來路所見，差不許多，誰知就這回身轉盼之間，竟換了一付景象，前面仍是一片平地，祇有當中一條大路，通往最前面一塵

小宮城外，那城看去並不甚大，上半有雲遮住，依稀分辨出幾片雉堞，大道兩旁，聚着三四十個少年男女，俱都面容姣好，膚如凝脂，女的個個秀麗，均在青春，男的貌相，也頗英俊，但都帶着腳鐐，身揣一條極沈重的鎖練，衣不蔽體，那些少女，更是衣衫破碎，祇有一兩片破布，略遮前陰後股，下面赤着一雙玉雪雙趺，底平指斂，蹀躞豐妍，看去溫柔細膩，俏生生的瘦怯得使人有柔若無骨之感，最奇是這些少女，雖然衣衫破碎，連那酥胸玉乳，一併露出在外，偏是愛好天然，通身上下，清潔非常，彷彿美人新浴之後，粉光綴綴，不染絲毫塵污，所服苦役，却是令人看了髮指，由不得激動義憤，原來大道兩旁，一邊堆滿石塊，荆棘叢生，沙礫滿地，靠近宮城一帶，地皮却是平整，晶瑩如玉，這夥少年男女，不知犯何重罪，一面拖着極沈重的鎖練腳鐐，一面還在作工，有的手持鐵錘，將整塊大石，擊成粉碎，再用雙手捧起，放往左近一個大鐵鍋中，煮成沸漿，再由同伴，用鐵杓盛起，潑向宮前新修平地之上，左邊一片地面，已修成了十之七八，不知爲何，又用鎚斧鐵鍬之類，將其掘成大小碎石，再由那些揣着沈重鎖練的少女，揣在身上，走回原處，重行擊成石粉，放入鐵鍋再煮，看神氣，好似有意磨折這般少年男女，拆了又修，修了再拆，長年苦痛辛勞，永無休息，男的雖然受苦，因其眉宇精悍，體力健強，一味作苦，連聲也不哼，見了人來，也如無覩，女的却是盈盈弱質，

難耐勞苦，一面服着苦役，一面悲泣，哀鳴不已，又都生得那麼容光美豔，弱不禁風，受此慘痛活罪，更易動人憐愛，任壽天性義俠，見此慘狀，覺着任是多大罪惡的人，也祇處死了事，爲何這等凌虐殘忍，本想發作，忽看出那些少年男女，個個力大身輕，所戴刑具鎖練，少說也有二三百斤，看神氣爲時已久，這等若痛，竟能長期忍受，已是奇事，尤其終日勞苦力作，沙石橫飛，竟會那樣乾淨，不論男女，祇有限兩人身上現出幾條鞭痕血印，似是受過毒打而外，餘者都是淨如新浴，猛想起此非善地，這般罪人，如是邪法擒攝來的民間少年，不應個個生得這麼美麗英俊，休說日常磨折，服此苦役便處在這等形同鬼域的，黑暗荒涼可怖之境，嚇也嚇死，如何還有這等光豔照人的容華，且不理他，仍舊前行，剛走不幾步，那夥少女，見有外人到此，彷彿來了救星，十九停止悲泣，互相以目示意，露出滿臉求告之容，及見任壽，置之不理，仍往宮城前走去，似又失望起來，一個個掩面低頭，哀聲悲哭，此應彼和，便巫峽哀猿，離羣失偶，望月悲啼，也無如此淒苦，任壽越聽越覺不忍，二次又要回身，向其詢問，忽想起神僧賜有一枚鐵環，最能分辨善惡，怎會忘了取用，先看這些少年男女，是何來歷，怎會無人看管，對於仇人強迫的苦役，絲毫不敢懈怠，那等認真，心念一動，忙取鐵環，放在眼前一看，原來那些少年男女，無一生人，十九都和塚中枯骨，陳死人一樣，有的胸前

臉上腿股等處，已在長肉，上半截仍頂着一個骷髏，白髮紅睛，瘦骨如柴，偏生東邊凸起一塊，西邊掛着一片，厚薄不勻，零零落落，看去越發醜怪，猶惡非常，有的未長皮肉，却生着一身綠毛，白骨嶮嶮，兩條長臂不住揮動，雙手鑢鈎也似，熊更猶惡，隔環外望，全是僵尸骷髏，惡鬼凶魔，環外看去，男的固是少年英俊，女的尤其粉鑄脂凝，千姣百媚，無一處不動人憐愛，且喜素不好色，不會上當，本想揮劍上前，又想這般男女魔鬼，俱都身帶重刑，被禁在此，仙劍威力神妙，萬一和先前所見惡鬼一樣，陰他不成，反被遁走，豈不又留後患，自來邪正不能並立，這多惡鬼，全被禁住，主人也許是個有道之士，由此反證，不覺減了一些敵意；渴欲一見主人，詢問就裏，好在有此鐵環，對方善惡，一望而知，如有凶險，方才就不受害，對方也早出來爲敵，不會這等平靜，越想越有理，便往宮前走去，近前一看，原來那城全是美玉所建，二門大開，門上滿是碗大金釘，門高三丈，甚是雄偉莊嚴，裏面好似一座大花園，樓台殿閣甚多，到處金庭玉柱，朱欄翠瓦，光怪陸離，氣象萬千，祇是門外無人防守，裏面也是靜悄悄的，不見一條人影，心想這等勢派，也許神仙宮闕，正要通誠求見，回憶神僧不可自卑之言，方自尋思，心意不定，忽聽身後男女悲號，潮成一片，回頭一看，原來那些男女惡鬼，似因來人，要往宮城中走進，全着了慌，又不敢上前攔阻，一同哭喊，羅拜在地，苦口

哀求，悲號起來，內中好些美麗少女，更是跪在那滿佈沙礫的碎石地上，膝行而前，口中哀鳴不已，任壽聽那大意，似說城中神主，性情剛暴，此時正在入定，仙長強行入內，定必發怒爲敵，我們均是無主孤魂怨鬼，每日在此服些苦役，希圖減少罪孽，常年勞苦，自是難耐，方才爲了犯規受刑，不合悲哭愁嘆，致將仙長引來，本想用計阻擋，借着幻相，將仙長引往迷神宮去，不料仙長，視若無睹，竟被看破，不會上套，我們在此，已是千災百難，受盡磨折，如再走進宮城，驚動神主，必受粉身剝骨之刑，罪孽豈不更大，我也知道仙長，必是無意遊山，誤入此洞，發現神宮前面牌坊，過了禁地，致受五神使圍攻，他們鬥你不過，想將你誘往浮沙獄內困住，此是無底孽海，終年毒焰飛揚，人墜其中，非具極大智慧，無上法力，萬難脫身，率性死了又好，偏似我們，不死不活，受那無窮苦孽，並和人世一樣，照樣循環變化，滅而復生，使局中人，歷盡離合悲歡，酸甜苦辣，受那無窮危難苦痛，於彈指之間，周而復始，永無休息，而內中世界，又是地棘天荆，到處佈滿火山劍樹，各種慘酷非刑，更須一一親身嘗試，殘酷萬分，每當有人陷入，五神使必發狂笑，同時，獄中必起哀呻，更有好些奇景現出，當仙長將入伏時，滿擬來人，決無幸免，在那一髮千鈞之際，五神使本在鞭打我們，使發悲鳴誘敵，不知怎的，面容突變，倉惶逃去，一切異兆，也未發生，隨見仙長，帶着寶蓋

飛落甬路之上，五神使神通廣大，隱現無常，一經附上人身，便如影隨形，任你多高法力，也難解脫，方才並非真敗，怎會逃時那等狼狽，此事奇怪，我們也不知是何原故，但是仙長，祇一入內，我們所受罪孽，實在百倍於此，還望大發慈悲，可憐我們孤魂怨鬼，常年在此受罪，並不害人，何苦為難，那宮城中，祇有一位神主，常年管住我們，免得逃出為害，神主是個老人，終日不是打坐便是酣眠，除他以外，祇是宮殿華美，並無第二人迹，便那許多宮殿，除神主所居，有限兩處，是我們感激神主，爲了報恩，由本山腹中發掘出來的寶物，製造而成，並非取自人間，下餘全是幻景，無甚可看，如非進去不可，我們固是受害奇慘，你也未必有什好處，再將神主觸怒，任你多高法力，也是休想回去，任壽先見這些少女，惟恐自己走進，哭喊追來，音聲悲苦，令人心惻，尤其那一雙粉滴酥搓，白如霜雪的嫩腿，膝行在滿佈沙礫的荆棘叢中，好似情急太甚，連痛楚也不暇顧，一個個皮開肉綻，玉腿嬌趺之上，已是一片殷紅，染滿血迹，如照往常，見此美豔如花的少女，受此磨折，血淚呼號，神情那等哀艷奇慘，休說任壽，天生俠腸，便是鐵石心腸的人，見了也必不忍，心方一動，忽想起方才環中所見，這般少年男女的原形，那是什麼雪膚花貌，國色天香，俊美少年，英雄氣概，這類惡鬼邪魔所說的話，如何可信，言語之中又有好些可疑，所說神主，如是真正清修有道之士，怎會不願

外人入見，如因無緣，妨礙清修，便不會容我到此，尤其圍攻自己的，也是一羣惡鬼，既是他們的門下徒黨，又曾想把我引入腹地，可見不是善良，流修道之士一神僧命我來此，如何半途而廢，空手回去，好歹也查他一個水落石出，始而不理，後聽羣鬼悲號更甚，彷彿自己祇一入門，他們便要骨散魂消，不知加重多少倍酷毒遭遇一樣，實在慘不忍聞，忍不住回身一看，那夥男女少年，一齊跪在離身不遠的，右邊沙礫地上，情急悲號之下，已然力竭聲嘶，全身亂顫，女的一雙明如秋水的妙目，已多半哭腫，彷彿自己此行，關係他們安危太大，危機繫於一髮，情急萬分之狀，實在看不下去，暗忖就算這般惡鬼，以前極惡窮凶，似此長期所受苦孽，也足夠他消受，果真一入宮城，便要加增他們罪孽，此事還須稍爲盤算，否則，也無異於造孽，我何不再用鐵環，看他一下，隨將鐵環取出，朝環中往外一看，所有男女惡鬼，正朝自己咬牙切齒，利爪連揮，彷彿痛恨到了極點，意欲得而甘心之狀，再由右眼看去，依舊女貌如花，男容似玉，宛轉哀鳴，悲痛欲絕，和先前所見，一般無二，當時恍然大悟，重又轉身，往裏走進，那些少年男女，本已現出驚喜之容，及見對方回身，重又往裏走進，似知絕望，一聲怒吼，同時暴怒，厲聲大喝，小畜生既然這等心狠，我們與你拚了，任壽先還以爲衆怒難犯，這多惡鬼，既然挺而走險，情急拚命，想要打發，未必容易，忙把雙劍一按，準備

敵，回頭一看，那些男女魔鬼，竟是張牙舞爪，虛張聲勢，本就未敢十分迫近，劍光勦處，全都嚇得紛紛倒退，知其伎倆止此，急於入內，查探細底，也就不再理睬，滿擬惡鬼，必不干休，還要追隨惹厭，誰知剛一入門，繁喧頓息，回顧身後衆惡鬼，已回復了原狀，仍在服苦勞作，連先前悲嘆之聲，俱都停止，這時任壽還不知道鐵環具有隱形妙用，因恰拿在手裏，暗忖方才羣鬼曾說裏面宮庭，好些都是幻境，這大一片地方，祇有老神主一人在內，何不就勢觀查一下，不料鐵環剛放在眼前，猛瞥見前面許多宮室，竟似水晶製成，全部均能透視，看去甚深，盡頭一座極華麗的宮殿，內一紅衣老人，手中端着一個長方形的玉盤，盤中放着厚薄兩片，形似血肉，約有七寸見方之物，匆匆由外走進，到一法壇前面，將壇上所立旛幢，略一移動，便有一片血光閃過，光中更有無數金刀火焰，似一蓬火花冒起，一閃即隱，跟着，壇中心冒起一朵血蓮花，老人將那玉盤血塊，藏向花中，蓮花立時合攏，老人似覺此舉，關係重大，先往四外張望，又側耳聽了聽，面現喜容，走了下來，將旗旛左右移動，血蓮隨隱，金刀烈火，又閃了一下，一切回復原狀，方始緩步往旁殿走去，任壽見那老人，神情詭異，猛觸靈機，無意之中，竟將老人動作，全數記下，回憶來時神僧之言，仔細盤算，暗忖神僧說此行當有遇合，並有蘇老魔頭晦氣的話，這大一所宮城，怎會祇有一人，住在裏面，沿途所見，全是奇怪

恐怖之景，莫非所說魔頭，便指老人而言，這裏以他為主，看神情平日決無外人登門，就算自己無心來此，也祇一個毫無法力的凡人，以對方的法力，決不致於害怕，為何在上法壇以前，神情那等慌張，東張西望，彷彿作賊心虛，又似藏什重要物品，防人發覺之狀，照此情勢，與對方勢派，全不相稱，看方才惡鬼對他，那等害怕，再三哭喊，不令自己走進情形，所用法術，和手下五個矮鬼，以及浮沙地獄，這些名稱，決不是什正經修道之士，所藏之物，好是兩大塊血肉，偏看得那等慎重，種種都是怪事，且喜千門萬戶，均可由此一環透視，莫如看準他的來路，背道前往，繞向法壇前面，學他的樣，將上面幡幢，如法移動，看那蓮花，還現不現，那兩塊鮮紅東西，是否血肉，有何用處，如此珍貴，心念一動，雖看出對方形迹可疑，不似善類，仍恐觀查不真，萬一料得不對，將事做錯，欲行又止，正在觀望，忽見老人走往西偏殿內，把手一揮，微聞一片哀號悲泣之聲，一陣黑風過處，由殿旁甬道小門內，湧出一夥斷頭折足，五官殘廢，鳩形鵠面：似人非人，似鬼非鬼的罪囚，男女老少，僧道俗家都有。爲數不下一二百個，才一出現，便環跪地上，不住哀號求告，意似以前無知冒犯，已受苦難多年，神主當初會允，祇等所受罪孽一滿，便可投生轉世，今已多年，除受煉魂之慘，並服苦役而外，一直未和神主見面，今將我等喚出，必是有了生機，還望大發慈悲，寬其既往，一體釋

放，感恩不盡，任尋看出那夥人，與前見惡鬼不同，無論如何看法，均是原形，料是受害的人，不知何故，被老魔頭擒來，在此受罪，左道煉魂之法，曾聽說過，最是慘酷，不由氣往上撞，經此一來，越發斷定老人，是那魔頭，當時便想趕去，後來試出鐵環，十分奇怪，自入魔宮以後，不特遠近均能透視，如放眼前，連對方說話，也能聽出，祇一拿開，便不聞不見，暗忖老魔先藏之物，必關重要，現在寶環透視之下，不特門戶途徑，全在眼底，連對方動作，也是一覽無遺，好在老魔祇有一人，下餘不是受他嚴刑禁制的惡鬼，便是受害的人，自己毫無法力，深入重地，制勝艱難，如往法壇，將所藏之物，先得到手，也許能佔上風，還有此壇，許是邪法埋伏的樞紐，如能就手破去，也減好些危害，主意打定，仍不放心，又用鐵環，四下查看，除老魔頭外，果無他人，祇先前那羣被害人湧出的甬道盡頭之處，有一廣約畝許的地牢，裏面囚人，什九被老魔喚出，正在西偏殿內，環跪哀號，下餘還有十餘囚人，多是僧道一流，有的用鐵鈎鈎穿脚心，倒掛樑上，頭却衝下，離頭五六尺燃着一蓬碧陰陰的怪火，不時向囚人五官七竅之內鑽進，有的用尺許長鐵釘，把囚人手足，作大字形，倒釘牆上，有的仰臥一塊大鐵板上，由下面冒起數十柄金刀，透身而過，刀尖向上，扎得人刺蝟也似，刀尖上更有血焰不時湧起，囚人全身，均被金刀刺穿，再經血焰焚燒，晃眼之間，皮膚全焦，眼看要成

加炭，忽然一陣黑風，由牢頂所懸一架七葉風車上發出，吹向囚人身上，重又復原，再去受那魔鬼金刀，諸般毒刑，看去慘痛已極，覺着地獄變相，也無如此殘忍虐毒，心中憤極，決計破了法壇，拼冒奇險，也將這老魔頭除去，不忍再看，便將老魔來路避開，仍用鐵環觀查。由左邊覓路前行，爲防萬一，始終未將鐵環取下，魔宮甚深，正在邊走邊看，猛發現當中一層，極華美的宮殿內，有一玉榻，上面停着一具黠尸，赤身露體，一絲不掛，身旁四圍，堆滿鮮花，那殿先前原會看見，因玉榻上，鋪着尺許厚的奇花異卉，四外又有繁花堆滿，尸臥其上，被花埋住，不近前不易發現，黠尸年約二十來歲，生得花容月貌，骨肉停勻，柔肌如雪，穠纖合度，安穩閉目，平臥花上，看去似比申光垢還美，再吃四圍的花一映，越覺光豔照人，不可逼視，任壽人素剛正，先見赤身美女，不知已死，剛把目光，移向別處，忽想起先前所見那些美貌少女，全是惡鬼變相，心疑老魔，又鬧懸虛，二次立定觀查，才看出那美女，雖然豔絕人間，睡榻却不似個生人，竟是一具女尸，祇不知人死以後，如何還有這等美豔容光，因見黠屍，朝天仰臥，豐乳纖腰，粉灣雪股，活色生香，隱微可見，不願再看下去，先疑有詐，因由環中觀查，祇是一具豔屍，別無他異，與前見惡鬼不同，也就不暇細想，重又前行，剛走不遠，偶然回顧老魔，本坐偏殿，朝着面前環跪的苦囚，含笑問答，一心想破法壇，那環

又非對面直看，不能聞聲，也未留神查聽所說何語，這時，老魔忽似有什警覺，面容驟變，把手一揚，那些囚人，忽然同聲哀號，紛紛跌倒，就地化作一團團的黑烟，潮水一般，往原來甬道中滾去，轉瞬都盡，同時，老魔身形一閃，忽化成一條紅影，當中裹着一個赤身血人飛起，先往前而飛去，到了先前發腳之處，再往後宮一帶飛來，時左時右，神速異常，把來路一帶宮室全都走遍，所過之處，揚手便是大蓬中雜億萬金針，比血還紅的火焰，狂濤一般，隨手湧起，將那一帶，全都佈滿，見無異兆，一閃收去，再到第二處，也是如此，似這樣，晃眼之間，便被追近，如非老魔，拿不準來人，是由何方走近，宮殿又多，沿途撲空，延誤時刻，如照那等神速，早被追上，看出是在搜尋自己，來勢如此猛惡，也自心驚，暗忖老魔法，似極利害，再不見機，先行藏避，就許遭他毒手，神僧命我到了危急之時，將環拋起，自有解救，何不試他一下，心念才動，老魔已自追近，祇隔一層宮殿，晃眼必被追上，心更發慌，忽然急中生智，一面緊握鐵環暗中查看，一面改進爲退，繞向前去，覺出雙方相隔甚近，老魔竟未發現自己，依舊往後宮一帶，窮搜過去，漸漸悟出鐵環，兼有隱形妙用，心神一定，胆又壯起，由此雙方和捉迷藏一般，任壽跟在老魔身後，尾隨到了末層法壇前面，方始立定，見老魔似因尋查不出敵人形迹，滿臉惶急之容，站在壇前，略一呆立，忽然回復原形，仍是一個慈眉

善目，滿臉笑容，鬚髮如銀的，紅衣老人，跟着，張口一噴，立有一圈碧光飛起，大約丈許，懸向壇前，再把手朝上一揚，碧光由濃而淡，內裏現出無數人物影迹，和走馬燈一般，一幕接一幕，演變下去，任壽定睛一看，先是一座崖洞，中一長髯道人，長身鶴立，貌相奇偉，望之若仙，旁邊一僧一道，一是瘋和尚，另一道人，正是日夜想望，魯欲拜見的師父樗散子，瘋和尚似和師父爭論，祇聽不出說什麼話語，忽然霞光一閃，由內而外，全數隱去，光影變滅之中，彷彿那入口，正是前月取蜂蜜的上洞，也未看真，跟着，便見瘋和尚駕着一道紅光，往臥眉峯下飛降，還未到地，瘋和尚面容忽變，一片金霞湧過，無影無踪，轉眼又同了自己，在峯旁現身，也是一片金光閃過，略現即隱，底下便是自己入洞經過，直到方才快要取環查看之時，忽然隱去，初入宮城那一段，老魔注視圈中人影，神情十分緊張，及至看到人隱不見，不住口噴碧光，將手連揚，底下更不再現別的影迹，老魔似頗憂惶，滿臉愁容，呆了一會，又似想起什事，先朝法壇周圍，仔細查看了一陣，忽然一縱血光，往外飛去，這一次去得更快，祇一閃，便過了十好幾重宮殿，雙方恰是一左一右，隔着一座院落，幾於對面錯過，老魔通未警覺，任壽知道良機一瞬，不可錯過，忙往法壇趕去，剛到壇前，老魔似因預兆不佳，心慌意亂，已然飛出老遠，忽然想起法壇要加禁制，重又回身追來，也未進門，祇在殿外，手挽法

訣連指，跟着揚手放出千百柄血焰金刀，將殿門護住，略現即隱，跟着匆匆回飛，所過之處，沿途均有邪法施爲，祇見烈焰騰湧，刀箭橫飛，宛如潮水一般，隨生隨滅，往前湧去，隨同老魔所過之處，一閃不見，知道沿途佈滿埋伏，歸路已斷，今日之事，非存卽亡，決無善罷，把心一橫，胆子更大，更不尋思，遙望老魔已然飛往停豔屍的殿內，雙手膜拜，口講魔咒，似在祝告，神情惶遽已極，無心再看，忙去壇前，一手握住鐵環，放在左眼之上，一手照着先前所記，將幡幢如法移動，滿擬照本書符，未必生效，誰知末一面魔幡，剛剛拔起，忽聽風雷之聲，雜以鬼哭神號，突然大作，緊跟着，大片血光，夾着億萬金刀火箭，突自壇上湧起，迎頭撲來，聲勢猛惡，萬難躲避，心中一驚，慌不迭待要拔劍抵禦，猛覺手中一震，就這危機一髮之間，鐵環忽化作一圈佛光，隨手飛起，晃眼暴漲，恰將迎面飛來的金刀火焰，一齊擋住，當時消滅，整座法壇，立在佛光籠罩之下，知道寶環發生妙用，已將魔法破去，心中大喜，忙往壇上走去，定睛一看，前見蓮花，已然湧出地面，祇是當中蓮瓣，合攏未開，花約五尺方圓，大得出奇，花瓣肥厚，比血還紅，近看肥膩膩的，並有一種腥香之味，恐其有毒，不敢用手去摸，花心中所藏之物，關係重要，先恐驚動老魔，不敢冒失，遲疑了一陣，祇得將紫鄂劍拔出，本擬將中心花瓣挑開，取那玉盤中所盛形似血肉之物，誰知紫青雙劍，專破邪法，紫光

一閃，蓮瓣花心，立時分裂，料定那是一件異寶，惟恐斫碎，忙把仙劍收回，已自無及，那朵紅蓮，在佛光禁制之下，又被劍光一掃，魔法立破，化爲一片暗赤深碧的烟霧，轉瞬化去，奇腥刺鼻，再看下面，祇剩一柄形如翠玉的蓮蓬上面，託着一個玉匣，內裏殷紅如血，入手甚輕，映着佛光一照，上面現出血神經，三個金書古篆，才知中藏兩本道書，以爲神僧遇合之言指此，心中一喜，再看那翠玉蓮蓬，翠色晶瑩，寶光四射，情知又是一件寶物，伸手一拔，却似生了根一般，用盡全力，也未拔起，又不願再取仙劍，毀損成物，心正尋思，猛一眼瞥見手中玉匣，光影閃變，定睛一看，原來那道書，作正方形，書中許多符篆圖形，隱隱可見，書色本就殷紅如血，裏面更有不少血影閃動，和方才老魔搜尋全宮時，形態一樣，才知此是一部魔經，並非正經修道之用，同時，又發現內裏好些赤身男女，春嬉如活，越科不是好書，見那玉匣，通體渾成，宛如整玉，便將仙劍，二次拔出，朝那玉匣邊上，稍爲一斫，一片血焰飛過，玉匣中分爲二，兩本魔經，立時出現，伸手一摸，非楮非帛，非麻非絲，不知何物所製，摸去肥膩膩的，直似一片肥肉，十分膩手，但又薄如輕綃，通體透明，薄薄一本，竟有百餘頁之多，祇要定睛注視，全可透視到底，先未留意，揭開兩章一看，前半滿是符篆訣印，一字不識，後半全是春畫，旁邊也有古篆數行，全書血紅，獨此畫中男女，白如玉雪，嬌

色生香，淫豔非常，不堪入目，一時性起，用手一撕，誰知那麼薄的書篇，竟是堅韌非常，一篇也未撕下，不禁有氣，拔出仙劍，先朝上冊斫去，本意將匣斫碎，劍光過處，轟的一聲，飛起一蓬血焰，當頂佛光，同時飛墮，往下一壓，恰將血焰裹住，仍化作一枚鐵環，伸手接過一看，環中忽多了一枚紅珠，嵌在裏面，寶光四射鮮豔非常，再取下冊，正要用劍斫去，忽聽有人大喝，道友且慢下手，否則，便有千萬生靈遭殃，你不怕造孽麼，抬頭一看，正是前見老魔，仍是慈眉善目，白髮紅顏的老人，氣急敗壞，立在法壇前面，雙手連搖，滿臉驚惶之容，任壽素來謹細，見老魔神態和善，儀表非常，氣度十分高華，如非先前曾經見到過他的原形，和惡鬼羣囚，身受之慘，決想不到此是邪魔一流，因見對方才一出現，先將手一指，由內到外，不下數十層埋伏禁制，突然一齊湧現，再把手一招，全都收去，似因自己，不曾發難，面色已轉從容，含笑撫髯而立，靜待自己發話情景，因見對方，未成敵意，所說也不知真假，心方遲疑，老魔又笑道，我知道友，受人之愚而來，少安勿燥，貧道雖然無辜受累，因知道友此時，未入師門，受人慫恿，全出誤會，決無爲敵之意，否則道友來時，早已墮入浮沙獄中，任那瘋和尚，多大神通，想要救你出困，也非容易了，我本算出前因，欲引道友來此，當面明言，使老朽苦心，可惜本身法力淺薄，祇知其一，不能盡悉原委，一時疏忽，好些不曾看

出，致有此失，請道友暫釋爲敵之念，容我一言如何。

第二回

寶劍破神經黑地獄逃惡鬼影

金刀穿玉股紅蓮花擁藍尸魂

任壽對人接物，最是謙和誠厚，雖然心有成見，因聽對方這等說法，始而是伸手不打笑面人，對方以禮來見，不好意思動武，便靜心聽了下去，老魔初來時，神態還頗驚慌，及見任壽，靜聽不語，知有轉機，這時正把雙目，注定在任壽臉上，滿臉俱是誠懇之容，任壽那知老魔，乃魔教中第一人物，魔法之高，不可思議，祇爲得道多年，深知利害，知道任壽仙福深厚，應運而生，關係將來正邪雙方生滅存亡之機，不肯自取滅亡，逆天行事，當任壽入洞以前，固無幸理，便是此時，雖因棋低一着，定數所限，以爲來者是個凡人，一念輕敵，稍爲大意，致被來人制了機先，但要傷害任壽，仍是易如反掌，等到雙方目光一對，心神已被攝住好些，由不得使人對他生出好感，任壽先前曾經見到老魔原形，心有成見，聞言心想對方既未存有敵意，事情還在自己，聽他說幾句，有何妨害，並且此時陷身地窟之中，對方虛實深淺，一概不知，看下來時那等危險，歸路已斷，即便得勝，能否安然回去，尙不一定，神僧祇說了兩句偈語，中有遇合，並未令我與人爲敵，莫如問明詳情，相機行事，此人是否極惡窮凶，地牢中所困囚犯，是人

鬼，全未得知，如是左道妖邪一流，放將出去，也是害人，終以謹慎爲是，念頭一轉，正色答道，你說得不差，方才圓光，所現過去事迹，雖不詳細，也有幾分被你看出，我實奉神僧之命來此，本身雖無法力，但我身有佛門至寶，和紫青雙劍，又具虔心毅力，向道堅誠，既敢來此，決無畏縮，你祇不是邪魔窮凶，對那些惡鬼，和所囚的苦人，說出一個道理，我便不與你爲難，否則，任你多大神通，也必與你一拼，便爲道殉身，也非所計了，話未說完，老魔立現歡喜感激之容，接口笑道，道友果不愧是將來一派宗祖，卽此寬厚胆勇，已非常人所及，不似尋常正教中人，排除異己，祇要對方是個旁門，立時認爲十惡不赦，絲毫不計是非，既然容我申訴，再好沒有，實不相瞞，老朽本是魔教中的老前輩，得道已逾千年，祇爲修道年久，深知利害，我教宗法，雖極殘忍陰毒，但我平生，從未妄害一個好人，休說宮前男女魔鬼，均是極惡窮凶的，妖魂厲魄，老朽爲了近年愛女遭劫，越發敬畏天命，恐其出山害人，用無上魔法，全數禁制在此，借着新建宮殿，平治道路爲由，使其終年服着苦役，不能脫身，看是殘酷勞苦，實則還是便宜他們，自於牢中所囚，並非生人，均是一般左道妖邪中的，有名人物，爲見老朽，對人和善，不爲已甚，又藏有兩本血神經，此是本教奇珍祕笈，左道中人得去，煉上九年，立可橫行無忌，爲所欲爲，無論對方多高法力，也難傷他，威力至大，此書共分正副兩

册，一善一惡，如單習那善的，祇管神通廣大，尙不致有害人之念，偏是正反相生，不可偏廢，再如習那惡的，却是造孽無窮，使他本身，也須先將自己人皮，活剝下來，再用魔針刺體，魔火化煉，至少要受九年苦難，等到全身煉化，成了一條血影，方始成功，對敵時，也無須再用什法寶，祇將血影，朝對方一撲，立時透身而過，不論多高功力的修道士，元神立被吸去，使其助長凶焰，那血影頂着對方肉身，再去害人，所傷越多，他的功力凶威，也越強盛，端的利害非常，陰毒無比，這般左道妖邪，百計千方，來此明偷暗盜，致陷禁網之內，老朽所主持的禁制，共有八十四層之多，內中盈虛消長，生滅變化，也頗微妙，因人而施，來者如非惡人，誤聽傳言，以爲那是兩本道書，來此盜取，照樣可以從容退出，即便暫時受困，到時仍可脫身，如是妖邪淫凶之輩，一落禁網，便墮地牢之中，十九喪命，再按各人爲惡大小，氣機相感，發生反應，受那無邊苦孽，此是本教中以惡制惡的，回頭地獄，所有凶魂厲魄，同在一牢，身受酷刑，各不相同，果報分明，絲毫不爽，專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自作自受，有何冤苦憐憫可言，祇有限幾個，惡行較輕，或有一善之積，到了孽難受完，仍有一線生機，先是身受刑罰，逐漸減輕，難期一滿，無須老朽釋放，自行脫出，下餘不特永無脫身之望，早晚元氣消滅，殘魂化盡，連投生俱都無望，如無善惡之分，宮中禁制重重，

何等嚴密，道友便進不來，我先前也是一時疏忽，雖發現人已深入，到處搜尋，毫無影迹，趕往神壇查看，又無異兆，明知來人，福緣深厚，不是禁法，所能阻止，重又由內而外，下上許多埋伏，以爲可以無事，至少來人行動，當時便可查知，不知我那對頭法力高強，暗助道友，直到破了法壇，將書取走，我才警覺，已被道友佔了機先，將血神經正冊毀去，其實此書，雖是本教神經祕藉，一則我早精熟，已然無用，再則，此書雖有善惡之分，如被外人得去，仍然遺禍無窮，爲了守護此經在此多年，受累不少，並還樹了許多左道中的強敵，本心也想將他毀去，無如事既艱險，顧忌太多，加以老朽平生，祇有一女，愛如掌珠，便是第五層殿內，所停女尸，爲了百多年前，老朽偶然他出，有兩左道妖人，來此盜書，小女與鬥不敵，受了暗算，如非神壇禁制利害，無法攻破，此書已被盜走，老朽枉費苦心，仍爲世人留下大害，幸蒙另一位道友，也爲盜那神經，深入此間，恰是二妖人的對頭，雙方惡鬥了兩日夜，小女才得保全性命，未被邪法將魂攝去，老朽也自趕回，發動全宮禁制，將二妖人牢困往頭回苦內，至今尙受苦孽，那救小女的，乃海外散仙，是一美少年，本和小女，具有夙緣，先爲盜書而來，及見二妖人，慘敗被擒，才知禁法利害，老朽感他相助之德，雖未和他爲難，他却知難而退，朝小女看了兩眼，問明此書，乃本教祕籍血神經，忽然長嘆而去，老朽先不知道雙方夙世情孽，

人去以後，看出小女，改了常度，與平日神情，大不相同，默運玄機，細一推算，才知此中因果，小女固是一見鍾情，對方也爲小女顛倒，偏生來時，奉有師命，不特想盜此書，並還想殺小女，因在途中，受一仙人指點，好些顧忌，不敢再留，既不忍對小女下那毒手，又知法力不濟，祇得仗着一道靈符，匆匆遁走，我知此事，關係未來雙方，成敗甚大，本想設法化解，誰知夙孽前定，小女情癡太甚，終日悲戚，非嫁對方不可，老朽善勸不聽，軟硬齊施，均無用處，祇憤情深，沒奈何，祇得想好主意，委曲求全，和小女約定，任其出山尋人，中間連經許多波折，結果仍是陰錯陽差，那少年祇和小女，見了三次面，正在情熱頭上，忽因犯了師規，自殺轉世，小女到處尋訪，始終查看不出投生何地，終日悲憤，欲以身殉，老朽憐女，又想借此一劫，爲雙方減去一點災孽，便如小女之願，用本教魔法，任其尸解，此法非比尋常，在所許誓願，未成以前，身受神魔禁制，苦痛萬分，祇有這部血神經，到時能夠救他脫難，否則，人雖回生，神魔永遠附體不去，無法分解，身在神魔主持之下，如何有什好事，早晚惡貫滿盈，同歸於盡，豈不有違本心，當初如非小女，先向神魔許願，無法挽回，老朽也決不會使其冒此奇險，事已至此，才想到他年用這神經，以毒攻毒，抵禦神魔，使其一同消滅，誰知道友無意中，將他破去，幸而所破是那上册，下册尚在，小女非此不救，還在其次，最利害

是，再隔三年，小女如不同生，本命真元，便與神魔，合爲一體，助長凶威，無所不爲，此時來去如電，多高法力，均所難制，關係已極重大，老朽痛女心切，自覺身雖魔教，從未爲惡，並還常時神遊在外，行善救人，無端遭此慘禍，定必痛心疾首，以爲天道無知，善人難爲，定必自恃不死之身，照我魔法，隨意所如，彼時造孽多少，實所難言，如蒙道友明察，將那副冊神經發還，不特永感大德，無形中使我父女，混去惡念，也是極大功德，道友如若不信，少時我將小女元神，所受苦難，用法光照將下來，便知真象了，還有道友已然受人愚弄，又恃紫青雙劍威力，也許不肯應允，其實老朽修道多年，火性早退，頗明善惡之分，近更不肯操切從事，冒失傷人，否則，老朽已然煉成不死之身，任多利害的法寶飛劍，不能傷我，我這魔宮，你先無法脫身，如其忠言逆耳，不妨先試一下，任壽爲了深入虎穴，看出情勢凶險，祇管對方詞色謙和，不帶絲毫惡意，終有戒心，不知目光被攝，本身真元，雖以根骨深厚，又有佛家至寶防身，未受迷惑，心情已然大變，聞言未及回答，老魔話剛說完，忽化作前見紅影，朝紫郢劍上飛撲過去，接連三次，都是透身而過，任壽驟出不意，還疑有變，祇爲對方來勢，萬分神速，未容動手防禦，老魔已由分而合，斬斷了三次，剛看出故意賣弄，紅影收處，老魔重又復原，笑道，道友你看如何，說罷，張口一噴，壇前碧光，重又出現，一片烟光

閃過，內中現出一座神壇，比當時所見，要大得多，當中也是一朵紅蓮光，中坐妙年美女，正是前見豔尸，通身赤裸，盤坐其上，周身釘着許多金針金刀之類，蓮花瓣上，更有層層火焰烈火冒起，將少女包圍在內，面容慘痛已極，花後立着一個周身灰白，長才三尺的人影，笑嘻嘻手指少女，神態並不甚凶，心疑幻相，忙取鐵環，向前一看，環中心本來嵌着一粒紅珠，無法取出，以爲未必能夠看見，及至放在眼前，往裏一看，仍和先前一樣，祇見少女，坐在無數魔刀之上，刀由腿股間，向上穿出，再化爲倒鬚鉤刺，反捲而下，將少女皮肉鉤住，上面更有無數飛刀飛叉，頻頻朝人亂刺，伸縮不已，頭臉身上，更扎滿了無數金針，人差不多成了刺蝟，少女本來容光美豔，望之若仙，環外看去，身受當無如此利害，及用寶環一看，少女一身細皮嫩肉，已是鮮血淋漓，遍體鱗傷，先看還能咬牙苦熬，這時才看出那是魔鬼掩蔽真形，少女早就忍苦不過，人坐花上，雙手向上亂舞亂擋，想避那些刀箭針叉，但是無用，下面更有烈火火焰燃燒，下半身已然燒焦腐爛，正在哀聲慘號，神情苦痛已極，令人不忍入目，並聽少女急喊爹爹，女兒爲了一念情癡，鑄此大錯，萬不料受此磨折苦難，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神魔每日酷刑威逼，說女兒所許願心，限期將滿，如肯降順，與之合爲一體，出去害人爲惡，當時便可回生，災消難滿，爲所欲爲，否則，這罪孽一天比一天利害，今日又將魔火發

動，苦痛更甚，女兒實在禁受不住，望乞爹爹，念在父女之情，速用血神經，將神魔制住，使其同時消滅，女兒也得脫難回生，感恩不盡，女兒以前不聽良言，現已知悔，我父女不想害人造孽，要那神經何用，何苦爲此一書，使女兒多受這三年苦孽，到時，是否爲神魔所制，供其役使，並還難定等語，任壽剛取鐵環查看時，似聞老魔驚噫之聲，並未在意，及見少女，身受慘痛，哭訴悲泣之聲，淒人心脾，已然生出惻隱，再看少女身後，那條長僅三尺，灰白色的影子，在鐵環查看之下，現出真形，竟是一個青面獠牙，白髮紅睛，貌相猙獰的惡鬼，也是通身赤裸，白骨森森，又高又大，手持一柄鋼叉，又尖上叉着一個血淋淋的人心，咬牙切齒，望着少女，好似憤恨非常，大有得而甘心之狀，越看少女越可憐，暗忖老魔所說，果是實情，否則，鐵環所照之下，早已分出真假，兩下對證，居然不差，自來強盜原有發善心的時候，何況對方得道多年，所說也似真情，否則，仙劍已然試過，並不能傷，我如不允，將此經毀去，老魔心痛愛女，定必挺而走險，論法力，我又不是敵手，對方既然服軟，好語相求，並不因我在他掌握之中，特強相迫，卽此一端，已與尋常妖邪不同，再想起神僧原有見血卽歸之言，並未命我將書毀去，或是取走，對方既非窮凶極惡一流，何苦敬酒不吃吃罰酒，此女癡心受罪，也極可憐，心方一軟，還未打定主意，老魔將手一張，碧光忽隱，手上却多了一柄

翠玉蓮蓬，正是方才所見，托那神經之寶，笑對任壽道，道友此番總該信我，以老朽的法力，想奪此書，並非不能祇爲道友仙骨仙根，福緣深厚，爲人甚好，不願開罪，雖氣那瘋和尚不過，所說的話，尙有未盡之處，對於道友，決不相干，如蒙慨允，將書還我，使小女仗以脫難，祇等八十三年，老朽便拚再轉一劫，也必取來奉還，當面消毀，永除禍根，我魔教中人，行事有時難免陰毒，對敵之際，詭詐萬端，一爲朋友，便無半句虛言，即便中途絕交，也是明來明往，還有上部神經，雖爲仙劍所毀，這下部副冊，盡是吐納修煉之術，這柄青玉蓮房，便是此書尅星，萬一人將書盜去，煉成血神子，有此至寶防身，也不致於受害，今以奉贈，當可見我存心，不知道友肯釋疑慮，給小女留此一條生路麼，任壽見他說時，祇管故作從容，面帶強笑，實則，老淚盈眶，已隱蘊無限慘痛，和老年人憐愛兒女的深情，不禁心腸更軟，心想神僧事早算定，所說遇合，也許應在這玉蓮蓬上，對方處境，如此可憐，並且久隱深山之中，從不出外爲惡害人，即便稍失寬縱，爲他受過，也比逼使生變，要強得多，便笑答道，我雖蒙恩師，收爲弟子，此時尙未入門，正邪各派來歷行徑，均不深知，自然莫測高深，祇憑情理論斷，以老人家所說而論，實令人有同情之感，我也明知道淺力薄，不是對手，既然犯險來此，自然不成無歸，先拼以身殉道，艱危利害，早置度外，既然這等說法，我想如是虛言，決不

肯把神經利害，照實詳言，現遵台命，將這副冊送還，青蓮至寶，却不敢領，祇等將來，問過恩師，老人家如真言行如一，非但仰攀交末，我必專誠登門，負荆請罪如何，老魔笑道，這個無須，我與道友，道路終不相同，雖有一兩次見面，也在將來，這柄青玉蓮蓬關係重要，老朽拿他無用，留在這裏，便宜惡人，還是道友拿去，到時如制那人不住，立可發生靈效，至少也可反客為主，此是本教至寶，內中蓮子，共是七粒，此時道友尚不會用，我也無暇詳言，不久仙緣遇合，自知細底，隨將蓮蓬遞過，任壽見他，意甚誠懇，暗忖此人雖是邪魔外道，聽他所說，並非惡人，可見十步之內，必有芳草，無論何派，均有好人，也許當初一念之差，誤入旁門，本心雖想從善，無奈習染太深，或因環境所迫，騎虎難下，不能自拔之故，三年前，曾聽師父閑中說起，不久正教昌明，羣邪也日益狡猾，將來學道，這類人不知要遇多少，自來渡惡人，即是善念，與其多事殺戮，使仇怨循環，永無休止，何如釜底抽薪，加以渡化，但有分毫可原，便予以改過遷善之路，使其去邪歸正，豈不比除惡務盡，反更蔓延，要好得多，心中尋思，早把手中血神經，遞將過去，正想先前所毀正冊，上面盡是淫穢之迹，這本副冊，不會細看，好似除符咒篆文而外，每篇都有一個紅人影子，書就殷紅如血，人影比血還紅，意態十分生動，主人雖有一善一惡之言，到底拿他不準，繼一想，話已答應，如何反悔，

好在不久便拜恩師，此書如照所說，祇救他女兒回生，不必說了，萬一爲此遺害，此是我一時心軟，無心之錯，那怕多麼危險艱難，也必將此書取回毀去，決不使他害一好人，念頭還未轉完，老朽笑道，道友這兩種存心，足見仙福無量，可惜老朽不久便要閉關，至多尙有一兩面，緣分祇此，現送道友出洞，煩告瘋和尚，說老朽雖是旁門魔道，自信法力，也非弱者，爲救自己愛女，也祇釜底抽薪，略盡人事，並不敢逆數而行，問他修煉才得多年，自身還有管頭，如何爲了一時私惠，便想違天行事，此舉祇是便宜了老朽，否則，按我教法，這類神經，都有九天神魔，暗中主宰，越是本教中人，越不敢稍爲輕視，偏生落在老朽手內，毀既不敢，存又不能，宛如附骨之疽，隨時都須小心照看，休說外人得去，禍害無窮，並還危及自身，即便偷學一兩章去，也是無窮之患，尤其兩部神經，相輔而行，老朽雖曾學過，與神魔靈感相通，好似多增威力，實則爲害之烈，一時也說他不完，實不相瞞，老朽早該成道，爲了守此一書，多延了數百年，並還生出許多變故，苦痛萬分，小女情孽糾纏，自尋煩惱，也非此副冊不能解救，難得他請你來此，待我去此難題，本是極好的事，不過，瘋和尚欺人太甚，累我費事，實不甘心，多少也應使他，知道一點利害，敬煩轉告，說我教中，最重報施，以牙還牙，分毫不爽，明人不作暗事，他那心機，終於自用，老朽他年，當在西嶼崙絕頂，候他賜教，

看是道高，還是魔高罷，任壽見老魔，始終詞色和善，氣宇安詳，對人尤爲誠懇，及至談到瘋和尚，便目射異光，面有憤容，彷彿結怨甚深，心中奇怪，正想探詢勸解，老魔忽又笑道，老朽還是結習難忘，多言何用，我送道友走罷，任壽想起地牢中囚犯，慘痛可憐，還想勸說兩句，請其從輕釋放，猛覺一片碧光，迎頭照下，閃了一閃，耳聽老魔暗中說道，道友勿動，那些凶魂厲魄，難還未滿，難得道友，有此盛德，老朽以前，原曾說過，這般妖孽，除却孽滿自盡而外，祇有一人，能夠深入魔宮，能和老朽對談，並代緩頰，當時全數釋放，想是目前羣邪，該當出世，致令鬼域也多生機，道友雖未明言，已知尊意，此時便將他們釋放，以副道友仁慈之念，並見老朽囚禁他們，實非得已，這般多是妖邪元神，經此多年囚禁，受盡苦痛，能否改過，回頭是岸，尙自難言，萬一轉世之後，故態復萌，或以元神附在新死人身上，就此還陽，再去行凶害人，均在意中，幸而比時道友，已有成就，法力高強，決非今日之比，能夠身任其難，話未聽完，目光到處，人已到了地牢門外，先前所見羣囚，連同身受酷刑的十幾個苦囚，似知來了救星，紛紛哀號，匍匐在地，同聲哭喊，我們自己尊重，苦難已深，本來永無出頭之日，天幸上仙駕臨，祇向老神主，說上一句好話，便可轉劫投生，從此洗心革面，決計改惡從善等語，有的更說，要拜任壽爲師，請求援引，任壽回顧老魔不見，祇在耳旁說

話，聽那口氣，彷彿這般都是極惡窮凶之輩，放並不難，必須具有極大慈悲，和極大降魔願力，使其改惡從善，祇一違背，立加誅戮，必須能發能收，不能輕舉妄動，一則，天性仁慈而又強毅，少年好勝，被對方僵住，心意已被看破，不肯服軟改口，再見那般被囚禁的妖魂，血淚模糊，身受奇慘，哀號宛轉，直不忍聞，一時仗義，慨然答道，我年幼無知，雖拜恩師，尙未入門，未來之事，自難逆料，果如老人家所言，到時祇要法力能夠制服妖魂，使請從容釋放，任何險阻艱難，我自當之，隨聽耳旁笑道，道友真乃菩薩心腸，前途雖是艱難，斷無不成之理，老朽本意多年靜修，以前惡習，已全化盡，祇此噴念，未能全去，先見道友，來勢汹汹，雖知運數所限，題內文章，道友祇憑兩口飛劍，和一件受有佛法禁制，我一時不能查見的法寶，別無法力，我使服低，不算丟人，祇顯大量，但我神壇被毀，心終不無介介，想乘着方才善念，意欲借此難題，試驗道友的毅力勇氣，不料道友明知事甚艱危，絲毫不以爲意，滿口答應，既然如此，老朽雖不便公然相助，這般邪魔，厲聲喝道，此是任真人，大發慈悲，憐你們身受慘痛，格外開恩，勸我釋放，此去如能放下屠刀，並非無望，再若怙惡不悛，休看真人此時功力尚淺，第一他那紫青雙劍，便是神物奇珍，威力之大，不可思議，不久，更有仙緣遇合，

你們邪法未成，他已奉命下山，由此開創正教，永爲一派宗祖，任你邪法多高，也非其敵，吉凶禍福，由你自造，今日姑從寬免，爾等本應沈淪牢內，歷盡千劫，永無超生之想，當此千載一時，存亡之機，萬勿自誤，我現拼耗元氣，將牢開放，卽速逃生，轉世去罷，牢內本是烈焰熊熊，血光如潮，金刀火劍，四下橫飛，一片愁慘殘酷景象，忽然大放光明，一片紅光，籠罩全牢，所有刑具刀叉，和血光火焰，同時消滅，那些被囚禁的妖魂，當時飛舞而起，歡聲雷動，拜伏在地，緊跟着，化爲無數黑影，滾滾飛揚，潮水一般，向外湧去，一晃不見，老魔終未再現，任壽覺着身子，倏地一輕，好似和方才一樣，凌空騰起，跟着眼前微微一暗，突又清光大來，定睛一看，就這兩句話的功夫，人已飛出洞外，這還不奇，最奇是，申无垢所居，禁制重重，休說深入，連形影也看不見，昨日約定，以後來往，如若事前不知，不可妄自過溪，須在溪對岸，照所傳訣印，如法施爲，等內裏有人來接，方可過去，那麼嚴密利害的禁制，在魔法護送之下，竟會毫無動靜，落向花林深處，祇見雪白天青，香光如海，已是次日未申之交，想起昨夜經歷，宛如隔世，知道新夫婦所居，在東南角上，正要尋去，探詢瘋和尚在未，忽聽林內，有兩女子說話，先當靈鴈秋雁，在此閑談，剛一轉步，瞥見林內，乃是一座小亭，亭中向外背坐着兩個道姑，暗忖當地往來，均是仙人一流，不可冒失，還以先見主人爲是，

忙又退回，耳聽內中一個嘆道，大姊說得那麼把穩，我總代三妹担心，另一個答道，就
算瘋和尚，過於偏私，難道樛散子老前輩的話，也靠不住麼，任壽聽出兩道姑，乃无垢
之姊，无妄，无咎，本來要走，因聽提起師父，便停了下來，隨聽无咎說道，我聞樛散
子，就住翠屏峯崖洞之內，莫如我姊妹，前往求見，當面請問，終能問出幾分，大姊以
爲如何，无妄答道，二妹你真一想情願，那座崖洞，外表十分窄小昏黑，內裏甚大，本
是古仙人修真之所，樛散子前輩仙人，我們冒昧求見，擾他清修，已是不合，何況洞中
那位原主人，輩分又高，連我們師父見他，均不敢居於平輩，禮貌何等恭敬，我們修
道，才得幾年，以前又祇隨着恩師，拜見過一面，如何爲了妹子兒女之私，前往求教，
還是隨時留意，相機而行的好，任壽不便聽人私語，原是邊聽邊走，漸走漸遠，已聽不
出，對方似未警覺，暗忖初遇鄧隱，曾往上洞，發現壁上朱文古篆，上有長眉再來之
言，以前肩太稀少，父母取名眉兒，自從服了闌實仙果，當日眉毛發癢，次日長一兩
寸，已然垂向眼角之下，成了異相，聽二女仙之言，師父就住洞中，我又長了眉毛，莫
非此時再去，才能拜見，又想起新夫婦一雙璧人，新婚燕爾，定必恩愛，此時到處靜悄
悄的，不見人影，連兩位仙姊，都在亭內閑談，未往新房，想是故意避開，如何前往惹
厭，反正無事，翠屏峯洞壁，已然封閉，如有仙緣，必蒙開洞賜見，我田二弟，原曾議

定，同進同退，誰先拜師，都是一樣，莫如此時去往翠屏峯前，虔誠祝告，叩關求見，等見到師父，再尋二弟同往，並爲先容，也是一樣，免得入內，驚擾人家新婚樂趣，心念一動，爲了求進拜師之心太切，對二女仙前半所說，竟未留意，又因對方姊妹三人，不同聚會，却來花林隱處密談，瘋和尚必不在此，更不尋思，便往林外走去，快到溪前，忽想起前面尚有禁制，不能隨意出入，恐觸埋伏，剛一停步，忽聽輕雷之聲，起自身後，隨同雷聲過處，前面烟光雜沓，微一閃變，雲霧忽開，現出上次來時所見清溪小橋，越疑主人不願驚擾，見自己要走，有意放行，否則，事情無此巧法，先在林中，又走了一大圈，照着无垢昨日所說，林中不特禁制重重，由心運用，並能查見數十里外的，人物往來，自己由外入內，還可說是魔法高強，護送自己，衝禁而入，這一回身，斷無不見之理，以雙方交情而論，如無事故，必要挽留，怎會撤禁送行，經此一來，越認定主人此時，必有什事商計，不願外人在座，心急尋師，更不遲疑，飛步過橋，剛到村岸，回望身後，已是雲霧滿山，連溪水也同隱去，什麼都看不見，暗笑二弟和我，情同骨肉，便无垢也非塵俗女子，如何新婚第二日，便有逐客之意，當時也未理會，祇笑了笑，便往翠屏峯馳去，途中想起，那枚鐵環，看去並不起眼，怎的如此神奇，老魔頭那高法力，竟會不會看出此寶形迹，還有那部魔經，破去以後，化成一丸紅玉，隔環照

樣透視，嵌在裏面，却取不出，好些怪處，可惜神僧此時，不知何往，如能相遇，也可求教，是否就算遇合，這枚紅玉，還有何用，手持鐵環，邊看邊走，本意因那鐵環，能夠透視老遠，意欲隔着山石，往裏查看，如和魔宮所見一樣，到了翠屏峯，祇用此環一看，便可看出師父是否在內，不料沿途所經峯巒，均是實心，雖然看出一些，還拿不定，是否有效，正一路看過去，先聽西北方天邊，有破空之聲，與那日桃林所聞，大同小異，彷彿尖銳得多，心中奇怪，鐵環始終放在眼前，也忘了向空照看，晃眼之間，兩道黃光，已自飛近，在頭上作一大圈，盤飛了一陣，突似流星下瀉，落向身旁，任壽靈警機智，先當仙人路過，及見飛近頭上，盤飛不已，所駕遁光，又與无垢昨日所說，異教中光色相同，便留了心，知道來人，決無好意，也許發現雙劍寶光而來，仗着鐵環隱身，連忙往旁避開，來人也恰下降，乃是背插長劍妖靡的，兩個妖道，貌相神情，十分凶惡，才一落地，內一身材瘦長的，將旛拔下，朝同黨怒道，我方才明見寶氣上升，並還貼着山路，往前移動，等到此間，如何不見踪跡，又未見他飛起，此事奇怪，近日翠屏峯藏珍，又有出世之訊，莫要被一凡人，無意之中，巧得了去，既能得到這類奇珍，人必機警，我二人劍光甚強，破空之聲，老遠都能聽到，也許被他警覺，不知用什方法，藏將起來，此人既不能飛，無論隱藏逃遁，均不會遠，這一帶，又無什山洞，我們可各

分一面，施展搜魂之法，由兩頭起，往中心會合，休說是個凡人，便是真正道術之士，也必顯露形迹，你看如何，另一妖道，還未開口，忽聽左近樹後，有人冷笑，二妖人登時大怒，各把妖幡一指，發出大股黃烟，連人一同飛將過去，任壽見那邪法，也頗利害，出手大股黃色烟光，中雜無數暗綠色的妖針，前面本有兩株大樹，吃黃色烟光，湧將上去，當時炸成粉碎，齊根折斷，殘枝斷葉，滿空飛舞，瘦長妖人，把手一揮，立似一蓬暴雨，待要隨風散去，好似心疑對頭，藏在樹後，當地祇此兩株大樹，和一些灌木雜草，意欲全數掃蕩，搜尋敵人踪跡，誰知那碎折的大樹，本隨妖道手指，向空吹去，不知怎的，到了空中，竟似被風裹住，成了一幢，青灰色的傘蓋，懸在二妖人頭上，離地十多丈，聚而不散，煙光所到之處，灌木雜草，也和斷樹一樣，紛紛碎裂，隨風揚起，晃眼之間，成了一片精光，寸草全無，人卻不曾發現一個，換了別人，見此猛惡威勢，早已逃走，任壽自從魔窟歸來，胆子更大，心想那麼利害的神魔，尚且無奈我何，何況這兩個妖道，便在鐵環隱身之下，手握雙劍，立定觀看，妖道各指妖幡，發出大量黃烟飛針，分頭搜索，及見地面草樹，已被邪法掃淨，人影全無，瘦妖人方說，我二人的七煞神幡，照例無論人物遇上，便成灰燼，方才笑聲，就在樹後，萬無聽錯之理，怎會尋他不見，這廝不知是鬧什鬼，早晚擒到，非將他用煞火炸成灰燼，連元神一起攝去，不

能消恨，話未說完，忽又聽左近，有人笑道，憑你也配，任壽聽出熟人口音，心方一喜，二妖人已自大怒，一個突然回身，揚手一道黃光，朝那發聲之處飛去，另一個似較高明細心，覺出不是尋常，忙喝，道兄且慢動手，問明再說，一面飛縱過來，就這兇眼之間，瘦妖人猛覺身後，被人握了一下，奇病澈骨，周身酸麻，又驚又怒，忙施邪法，將旛連搖，放出大量煞光邪烟；連同飛劍，朝身後急飛過去，猛覺眼前一花，迎面飛來一個身材矮胖，穿着一件肥大僧袍的窮和尚，搖頭晃腦，笑嘻嘻的，那猛烈的煞火，和飛針飛劍，竟一點不怕，也未受傷，似要憑着空手，對面抓來神氣，這才知道不是好相與，一時情急，竟將左道中五鬼擒拿手，施展出雙手一揚，兩條手臂，突然暴長好幾丈，惡狠狠朝前抓去，百忙中帶出敵人，並未躲閃，方自快意，猛聽一聲急叫，同時胸前也挨了一下重的，不禁頭暈眼花，口裏發甜，兩太陽直冒金星，耳聽對方喝道，道兄爲何對我下此毒手，你瘋了麼，定睛一看，原來雙手所抱，那是什麼窮和尚，竟是同黨妖人，原來那同黨，看出對方法力頗高，形勢不妙，意欲借着問話，激令現形，匆匆飛來，不料也是眼前人影一晃，現出一個窮和尚，一言未發，迎面先打了一個大嘴巴，當時半邊臉腫起老高，疼痛非常，當時暴怒，忙縱遁光追趕，二妖人相隔原祇十數丈，本來轉眼便可會合，不知怎的，一個祇見窮和尚，瘋瘋顛顛，打了一掌，連縱帶跳，往回

就跑，怒火頭上，并未發現同黨踪跡，一個也未想到同黨在前，是何光景，瞥見和尚迎面飛來，猛下毒手，朝前便抓，誰知全都弄錯，後一妖人，正追之間，忽見窮和尚，回身反撲，心中恨極，先又吃過苦頭，不敢怠慢，也和同黨一樣，忙施殺手，用千斤大力神掌，朝前打去，人雖打中，自己也被對頭抓緊，奇痛澈骨，眼前一花，和尚不見，等到看出是自己人，已全受了重傷，經此一來，全都憤激，怒發如狂，一面忙施邪法，將身護住，背抵背立定，正在同聲咒罵，忽聽對面哈哈大笑，無知狗妖道，好好兩株樹，無故將他毀去，你有什麼好處，我佛家最重因果，你們非要看我瘋和尚的尊容，且叫你見識見識，受點報應，省得做鬼也不死心，話未說完，人影一晃，瘋和尚突又出現，笑嘻嘻指手畫腳，嘲罵不已，二妖人本是怒極，先恨不得和敵人拚命，及至對方未次出現，猛然想起一個利害人物，正是這等形貌，不禁大驚，呆得一呆，瘋和尚揚手一招，先勸懸向空中那些斷樹殘枝，所結成的傘蓋，突似大雲飛墮，朝二人當頭壓下，其急如電，二妖人看出不妙，想要逃避，已自無及，祇聽呼的一聲，好幾丈高大一幢聚而不散的枝葉，已當頭罩下，將人埋葬其內，二妖人困在裏面，左衝右突，任走何方，均難脫出重圍，那些殘枝碎葉，扎到身上，和針刺一般，萬分難耐，泥腥之氣，中人欲嘔，逼得氣透不轉，難受已極，不多一會，便開了個遍體鱗傷，疼痛非常，急得在內連喊神僧饒

命，剛一張口，泥沙碎葉，紛紛竄入，越發難耐，狼狽非常，任壽本想尋瘋和尚向其復命。見狀大喜，忙喊神僧，追將過去，瘋和尚人影一閃，忽然不見，回顧二妖人，尚在當地，碎葉殘枝，滿身飛舞，不時聽到一兩聲的哀求，不知何故，衝逃不出，心方奇怪，忽見瘋和尚，又在一旁出現，並還同了一個道裝女子，祇見背影沒有看清，連忙趕去，這次瘋和尚居然未走，忙卽下拜，將鐵環奉還，說了昨夜魔窟經過，瘋和尚將環接過，伸手一指，內嵌紅珠，便自落下，拿在手裏，仔細查着，又搓了兩搓，還與任壽，冷笑道，老魔竟敢和我叫陣麼，可惜我枉用心機，功虧一簣，將來仍須費我不少心力，事尚難定，真個可氣，任壽見他說時，意似煩燥，自知誤事，好生惶恐，瘋和尚這，此事我早算定，不能怪你，明知你居心仁厚，我又不曾明言，如何能夠怪你，其實那老魔頭，法力雖高，祇初學這那幾年，不免爲惡，後來自知這等行爲，早晚必遭天劫，心生戒懼，不久得到魔教祕笈血神經，那魔法煉成以後，便成了一條血影，朝人一撲，對方精血元氣，全被吸去，傷人越多，功力越高，他因不肯爲惡，始終未傷一人，初到手時，因這類魔經，得到的人，上附神魔，除非具有極高法力，將其毀去，如怕痛苦，或恐造孽，不肯如法修煉，或是看完，仍藏原處，書中神魔，立卽和人發生感應，祇要從頭看過一遍，那形似血影的神魔，便如影隨形，和這人成了附骨之疽，由此不能解脫，

老魔也是一念之善，身在魔教，却喜修積，偶以機緣，在東海底銀蟬礁，水洞之中，得到一部奇書，上面竟有血神經的來歷，和各種生剋化解妙用，內中並還附有九道靈符，專爲煉經之用，雖然無須受那九年魔針刺體，剝皮焚身之痛，仍須靜坐苦關，八十二年，一經行法，身子便和僵尸一樣，不能言動，但又不似佛道兩家，坐關參禪，走火坐僵情景，這麼長的歲月，無時無刻，不在魔頭侵擾苦難之中，從早到夜，不是水火風雷，刀斫針刺，便是摘髮擄身，受諸苦痛，最利害是常年酸痛麻癢，似有千百個毛蟲，在骨髓中，啃咬遊行，明知幻景，偏同身受，至於一切可驚可悔的景象，更說他不完，老魔仗着靈符，守護心神，居然苦熬，將神經煉成，本身肉體，並未葬送，由此成了魔教中第一人物，我先以爲他這多年來的靜修，當已盡去以前狂傲之習，誰知仍有嗔念，幸而那日，和你師父對談時，他用魔法查看，被我三人警覺，詳情未必查見，否則還要討厭，此事不能怪你，無須介意，有好多話，均難明言，你兩位師長，現在墨蜂洞內，因你來時，違背師命，早來了幾天，有些不快，暫時似還不願見你，這兩位師長，已近天仙一流，休說是你，多高法力的人，也休想衝破他的禁制，祇有紫青雙劍，可將洞壁攻開，事在人爲，你不防前往，試上一下，鐵環我尙有用，這粒紅珠，乃上部血神經所化，務要藏好，連你二弟鄧隱，也不可使知道，爲防萬一，方才已用佛法禁制，不到時

期，不能發生妙用，可笑老魔，夜郎自大，這粒魔教奇珍化碧珠，被我用佛門至寶菩提圈收來，因在事前，此寶有我恩師小諸天訣印在上，老魔枉具神通，竟未看出，無形中制了先機，將來自有應驗，你且不去管他，我還有事，各自去罷，任壽還要探詢如何可以拜見師父，和二妖人如何發落，瘋和尚人影一晃，便自不見，暗忖前月初來武當，祇說三年期滿，急於見師，稍爲疏忽，忘了月望前後之言，以致欲速不達，吃了許多痛苦，師父反而見怪，雙劍雖可破壁入內，此豈待師之道，師父對我，似頗期許，此去祇以潛心毅力誠求，也許能有指望，心正尋思，因當地離開二妖人被困之所頗遠，祇顧盤算，也未在意，等到想起兩妖人如此凶惡，神僧怎不將他除去，猛覺眼前一暗，耳聽身後厲聲大喝，無知小狗，快將翠屏峯所得藏珍獻出，饒你不死，聲才入耳，方才所見煞火妖光，已狂濤一般，由身後湧來，任壽大驚，情急之下，剛把雙劍拔出，待要迎敵，猛又聽一聲嬌叱，由側面峯崖上，長虹也似，飛射下一道白光，這時二妖人在殘枝碎葉包圍之下，受盡苦痛，正在無計可施，哀聲求告，瘋和尚忽然一閃不見，跟着便見任壽往前追去，腰佩雙劍，寶光外映，與方才空中所見一樣，死星照命，又動貪念，無奈衝逃不出，正自憤恨惶急，身上上地一輕，定睛一看，四外殘枝斷葉，已全無踪，祇有兩株大樹，立在身後，濃蔭婆娑，仍和方才未用邪法毀壞時，一般無二，如換別人，好容

易死與逃生，對頭又是那等神通，就此逃走，何致滅亡，

第三回

寶劍耀寒輝 一道長虹誅醜類 仙雲封古洞滿山明月拜真人

也是一妖人，惡貫滿盈，該當伏誅，本來要走，方才佩劍少年，尚在前面，心想擊屏峯藏珍，千年神物，如能到手，便可橫行，聞說瘋和尚，因犯師規，不許再開殺戒，也許先前，無意得罪，被他佛法禁制，罪已受夠，再經苦求，已然走去，看這少年，與瘋和尚，並不相識，現成便宜，爲何不檢，貪心一動，一面行法止痛，一面放出大量煞火飛針，意欲不問青紅皂白，先將少年圍住，拷問明了取寶情形，共得幾件，再行殺死，誰知瘋和尚，和那同伴現身時，一妖人全未看出旁邊峯崖上有一殺星，因料二妖人，脫身以後，定與任壽爲難，守伺在旁，並未離去，邪法剛一發動，一道長虹，已自空飛墮，那白光瀑布也似，中雜億萬銀花，彷彿一個大花筒，由崖上往下飛射，來勢比電還快，兩下才一接觸，紛紛爆炸，祇聽霹靂之聲，驚天動地，連妖人和所用邪法異寶，全被裹住，二妖人大驚欲逃，已自無及，吃那億萬銀花，往上一裹，一片密雷爆炸聲中，全數化爲烏有，任壽抬頭一看，崖上站定一個白衣道姑，背掛葫蘆，腰懸寶劍，身量不高，容貌甚美，又穿着一身霧縠冰綃明淨如雪的道裝，獨立峯腰危崖，一株杏

花樹下，當時晴空一碧，白雲片片，紅樹青山之間，着此一個絕代娉婷的道裝美女，便朝霞和雪，也無此奇麗，又是那高的法力，由不得心生敬意，忙把仙劍收回，朝上拜謝解圍之德，道姑也未飛下，祇在崖上還竄笑道，道友無須多禮，我是恨那妖孽可惡，剛脫危機，又要害人，爲防妖魂遁走，又留後患，下手稍急，否則，紫青雙劍，前古奇珍，區區妖邪，如何能與爲敵，本是無心，何謝之有，我尙有事，未暇奉教，好在相見當不在遠，改日領教如何，任壽方想詢問對方姓名，一道銀光，已破空而起，往前面飛去，晃眼投入雲層之中，不知去向，料是一位女仙，急於見師，也未在意，隨往翠屏峯趕去，到後一看，果然上下兩洞，都成了一片完整崖壁，蒼苔繡合，毫無痕迹可尋，忙朝上洞原址，恭敬下拜，虔心祝告，請求恩師，恕其情急見師，無心違命之過。接連幾次，均無回應，任壽仍然意志不懈，在洞前長跪了好幾個時辰，光陰易過，不覺日落黃昏，自從昨夜吃完喜酒，便入魔窟，這一整天，湯水不打牙，無眠無休，上來以爲樽散子，素來器重自己，又未做錯什事，一經求告，便蒙原恕，誰知跪了多半天，毫無一點跡兆，雖幸服過靈藥，能耐飢渴勞苦，到底不是好受，偏生跪時匆忙，不曾看好地方，所跪之處，滿是沙礫，時候一久，扎得皮骨生疼，先聽二女仙之言，瘋和尚又是那等說法，斷定師父必在裏面，另外還有一位仙師，也有收徒之意，不特不肯懈怠，反覺師父

此舉，必有深意，越往後越發誠敬，眼看斜日西沉，暮烟四起，初升起的月光，被左近峯巒擋住，上空疏星點點，彷彿天色甚好，下面却是暗沉沉的，空山無人，夜景幽冷，加以峯巒屏例，月光不照，身寄危崖腰上，地勢甚仄，旁邊還有好些藤樹之類，暗影中看去，越顯陰森，山風過處，草木蕭蕭，宛如潮湧，對面絕壁千尋，仙洞雲封，一任虔誠祝告，始終不聽回應，又跪了些時，夜色漸深，偶然側顧，發現身旁草地上，微有光影，隨人閃動，看出雙劍寶氣外映，猛想起這類神物奇珍，寶光劍炁，上冲霄漢，最易引來妖邪，此時夜靜更深，我孤身一人，面壁求告，便無寶劍在身，也易遭人疑，爲何這等粗心，想到這裏，便不再出聲，祇是心中默祝，哀求恩師賜見，約有半個時辰，明月已上中天，月光下照，身旁清陰交錯，花影散亂，所有崖壁上的苔蘚草花，都似蒙上一層銀霜，映月娟娟，迎風搖曳，方覺景物清麗，同是一處地方，比起先前所見，迥不相同，忽聽壁中有人低語，心疑師父召見，不禁狂喜，正要出聲呼喚，忽聽出是鄧隱的口音，心中奇怪，再側耳靜心，仔細一聽，果是鄧隱，連申无垢也在其內，暗忖今早我往臥眉峯，因見乃姊對談，以爲新婚夫婦，定多恩愛，不會入內探看，怎會同時來此，這麼堅厚的崖壁，如非師父允許，豈能入見，想起以前同共進退的前約，心中一喜，二弟兩字，還未出口，忽聽无垢道，我想師父對大哥，何等器重，如何不令入見，

此舉必有深意，還是不要冒失的好，鄧隱好似情急關心，接口答道，姊姊你那知道，師伯師父，現在打坐，天明前醒來，便要飛往東海，聽那口氣，不知何時才得回來，雖然洞中還有一位師伯，到底大哥和師父相處年久，情分既深，並有好些傳授，此時不見，豈不自誤良機：爲此拼担一點責成，豁出師父責罰，也將大哥放進，免得跪在外面，他那紫青雙劍，寶光強烈，被妖人走過發現，強奪了去，姊姊以爲如何，无垢略停了停，答道，我看師父行事，仙機難測，最好聽其自然，偏生那幾個妖邪，不知藏珍，已被大哥得去，特由北海趕來，天明前定必到達，大哥如何是那兩人對手，鄧隱不等話完，已先接口道，我和大哥曾有盟約，以後安危與共，禍福相同，我蒙神僧指點，幸得師父垂憐，開恩收留，連姊姊也得了許多傳授，如令大哥十四年後，再入師門，不特問心難安，他孤身一人，毫無法力，偏又帶着這類神物奇珍，一個不巧，不是受人暗算，便被左道妖邪，強收爲徒，一入旁門，卽難自拔，如在此時拜師，一同修煉，不特免去許多危害，還可早日成道，我爲弟兄義氣，便受多重刑罰，也所甘願，請姊姊助我一臂，照神僧傳，開洞放進來吧，任壽本想，師父既不許我入見，便應在外待罪，才是正理，後聽鄧隱說起，當夜如不拜師，便須十四年後，心中愁急，正打不起主意，忽聽殷殷雷鳴之聲，彷彿整座洞壁，都在搖撼，跟着，眼前一片霞光閃過，壁上忽現一洞，和初來

時，所見相同，祇盡頭處的洞壁，已然打開，現出一條甬道，看去又深又長，鄧隱申无垢，同由裏面迎出，見面急呼，大哥快些隨我進洞，任壽仍以爲鄧隱徇私，恐師父見怪，誤已誤人，還在遲疑，无垢也在旁接口催道，大哥快些請進，此洞還要復原，方才我已發現北海兩妖人，正往這裏飛來，晃眼便要到達了，話未說完，忽聽遠遠天空中，起了異聲，彷彿兩枝響箭，破空衝雲而來，飛得甚高，聲也不大，祇是綿血不斷，勁急異常，鄧申二人面上，立現驚異之容，鄧隱首先搶前，拉住任壽，急呼大哥，怎的不知利害，人剛拉進，申无垢也着了急，手挽靈訣，往前一揚，一陣風雷過處，光華一閃，洞門立被那破空之聲，也飛到了洞前，內中一人發話道，三位道友，不必驚疑，我二人雖爲藏珍而來，因是相隔中土數十萬里，行至途中，遇一道友，說起此事，才知神物有主，已被任道友得去，我二人別無他念，已聞任道友，累世修爲，仙福至厚，前途無量，爲近千年來第一人，物，馮欲一見，如蒙概允，不以旁門下士見輕，總算此行不虛，尊意如何，任鄧二人，方要開口，申无垢首先搖手止住，不令言動，隔洞靜聽，二人見他面帶憂疑之容，心方不解，來人見無回應，冷笑道，任道友，你將來雖是一派宗祖，此時初得藏珍，功力尙說不到，我二人已修煉千年，難道還見不得你，何苦拒人太甚呢，說罷，仍無回應，同來一人，厲聲怒喝，本來我們好心好意，因蒼虛老兒，說得那

凶，祇想看這廝，是個何等人物，那幾件藏珍是否果有那大威力，誰知這廝，竟不知好歹，我二人得道千年，向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因無傷人之念，連名性來歷，均未先說，再不開口，我二人的道號，一經說出，便如律令，不容違背，稍一支吾，休說你們幾個凡人，連這整座翠屏峯，全成粉碎，悔之晚矣。前一人道，道友且慢，其實，我們神目如電，休說丈許厚的崖壁，便是高山大海，均能透視，這廝不敢出見，一樣看得清楚，不過爲了化解將來那場公案，想和這廝對說幾句罷了，話未說完，忽聽空中，有一女子，接口笑罵道，無知妖孽，少吹大氣，此時誰還不知北海雙凶的，惡行醜態，你待唬誰，此時太元祖師，和樗散子，二位前輩仙長，便在洞內，如非神遊未歸，身有要事，你們惡運，也還未終，你早自投羅網，此洞才得多深，你都不見，虧你老臉，還說什麼透視山海，豈非無恥之尤，說時，二妖人早同暴怒，厲聲大喝，隨聽轟轟發發，雷電交鳴，雜以天風海濤之聲，似向少女夾攻，少女依然說個不休，直到話完，方始冷笑道，無恥妖孽，你烏烟瘴氣，賣弄了這一陣，可能傷我分毫，想和我動手容易，祇是洞中兩位老前輩，不久就要歸來，決不容你放肆，你雖自取滅亡，還道我有心取巧，故意遲延，是好的，我和你到本山月觀峯頂上，分個勝負如何，任壽聽出是方才解圍的那位女仙，由不得心中感佩，正想問申无垢，可知此女姓名來歷，忽聽洞外，雷鳴風吼之

中，內一妖人好似吃了大虧，一聲厲嘯，響出老遠，底下聲息全無，知道洞外三人，已全飛走，任壽問知二位師長，尚在入定，便向无垢說了前事，並問洞外引走妖人的女仙，是否相識，無垢聞言，若有所悟，先朝鄧隱，看了一眼，轉臉說道，我和你二弟，今日一早，便蒙神僧指點，來此拜謁仙師，先和大哥一樣，閉門不納，後經誠求，神僧又隨後起來，代向二位神師求說，才蒙恩允，師父當時似怪大哥，不該提前入山，與大師伯商計了一陣，雖說要罰大哥，再遲十餘年，始允入內，但我看那意思甚好，你二弟却着了急，剛巧啓閉山洞之法，神僧和家大姊曾經傳授，自從大哥一來，他便再三向我絮聒，想要撤禁放入，我見二位師長，對大哥似有深意，始而不允，後因他說之不已，我知他與大哥，曾有前約，如使大哥向隅，心必不安，爲顯他的義氣，才把語聲透出，心想大哥爲人謹厚，決不許他徇私，等我說完，祇一推託，不敢違背師命，便可作罷，謹知事有湊巧，你二弟早從神僧，將撤禁之法學去，我又想起北海雙凶，十分利害，大哥一人在外，恐有差池，正在舉棋不定，忽由神僧所賜寶鏡之中，發現兩道極強烈的妖光，破空衝雲而來，聲勢十分驚人，心中一慌，二弟已將大哥，拉了進來，後聽那位女道友，和雙凶說話，已是奇怪，現聽大哥一說來時經過，這才想起，二位仙師，果有深意，這位女仙，我和他祇在目前，見過一面，他與家大姊，相識多年，姓陳名紫芹，兼

有正邪兩家之長，祇是行事任性，過重感情，不計是非，但他本身，却無惡迹，他師父先是前輩散仙，夫婦同修，門人不禁婚嫁，成道以前，所有男女鬥人，差不多都是成雙配對，獨他一人，至今仍是雲英未嫁。人又極美，法力更高，一般海外散仙，和左道旁門中人，向他追求的，不知多少，不是受盡閒氣，便是爲他所殺，近百十年，法力越高，威名更大，羣邪稱他九天魔女，誰也不敢再去惹他，端的利害非常，家大姊和他多年至好，曾經問他，令師門下，多是夫妻同修，你守貞不字，欲修上乘道業，其志可嘉，但又引逗羣邪，肆意殺戮，是何原故，他說，我並不安想天仙位業，但是過去曠生，對一良友負心，後來得知對方心地光明，情深義重，事已無法補救，此中含有許多因果，和難言之痛，至於所殺妖邪，並非賣弄風情，自去招惹，祇爲我素不拘小節，所學又雜而不純，自從恩師轉劫，飛升以後，不論何派法術，見了就學，爲此還煉了不少法寶，除不肯祭煉生魂，害人而外，差不多我都學過，恩師昔年，曾爲我用四十九日苦功，推算出好些因果，祇等我那前生良友，轉世重來，我固不作他念，而他累世修爲之餘，功力更厚，成就也是極快，更不會再有人世兒女之想，但我不向他交待幾句，心實難安，意欲重逢之後，到了時機，陪他修煉些年，等他道成，我再自覓明路，此時行事，雖然不免任性，但是傷心人，別有懷抱，爲了恨極這類狗男女，想起前恨，連

及，祇圖快意一時，是功是罪，將來再看等語，大姊自然不便深勸，日前我和大姊，正在臥崖峯頂閒眺，他忽飛來，滿面均是笑容，說是恩帥劫後重逢，青蓮正果之言，不久將要應驗等語，我見他生得柔肌映雪，纖腰約素，丰神絕世，吐氣如蘭，妙在是肥不露肉，瘦不露骨，彷彿周身上下，都是圓的，人是那麼美豔，性情又是那麼溫柔，一口江南語音，非常好聽，我因從小便蒙家姊，由惡人手內，救來山中隱居，見識自是不多，聽家姊說，他海內外同道女友，也有不少品貌好的，像他那樣，天公特運匠心製造出來，由頭到腳，無一不是美秀入骨，恰到好處的美人兒，竟找不出第二個來，我對他真是愛慕到了極處，據我所知，他平日對於男子，祇有厭惡，除却對方惑於他的美色，不知進退，有意捉弄而外，從不輕易向一男子，表示好感，方才聽大哥說那情勢，分明知道神僧所困妖人，不懷好意，惟恐大哥吃虧，早在暗中守護，並還料定這裏有事，尾隨至此，累次出力相助，決非無因，方才師父雖不許大哥入內，却說事尚難定，在去東海以前，如不相見，大哥拜師，便在十四年後，話並不會說準，大有早晚皆可，聽其自然之意，此女自視甚高，表面溫柔和善，實則胸有成竹，性情堅忍，他和大哥，素昧平生，如此關切，與家姊所說他的平日為人，大不相同，大哥如是他前生良友，師父知道這段因果，想借這十四年的光陰，了此一段情緣，豈不爲二弟所誤，任壽接口笑道，弟

妹何出此言，我對世情，早已看破，何況雙方，素昧平生，此女那高法力，豈能垂青到我，即便果有前緣，我已虔心向道，也不會再有別念，師父道妙通玄，二弟放我進來，未必不在師父算中，不過，事情倉促，二弟熱心義氣，固有徇私之嫌，我不在外待罪，擅自入洞，也有違命之咎，自從拜別師父，已逾三年，每日想望宮牆，情切飢渴，方才聽說，恩師天明後便去東海，即便此時尚在入定，也應前往拜見，跪候訓示，請快領我前往參拜如何，鄧隱笑笑，拜師祇我一人，弟妹本是自來求教，幸蒙師恩，指示玄機，傳了一些道法，並不能算門人，待小弟引大哥前去便了，隨引任壽，往甬道中走去，无咎追上笑道，我看二位師長，至少還有個把時辰，才得回醒，我此時越想那位女仙，越覺奇怪，意欲乘此時機，往洞外探看一回，你代我封閉洞門如何，鄧隱攔道，你去不得，方才那兩妖人，來勢何等凶惡，萬一邪法利害，陳仙子不是對手，你往觀戰，豈不吃虧，无咎嘆道，你怎如此自私，如非北海雙凶，邪法利害，怕他吃虧，我還不想去呢，如論法力，我固不是妖人對手，一則古神圭，自經大姊指點，用以防身，決可無害，並且大姊二姊，均在家中，等我回音，如有不測，稍一告警，立可來援，我真愛此女，難得有此機會，可以親近，攔我作什，鄧隱見他不快，慌道，姊姊不要見怪，依你就是，无垢朝任壽，看了一眼，欲言又止，任壽急於見師，也未理會，隨由鄧隱，代閉

洞門，行時，再三叮囑，此去務要小心，无垢微笑未答，人去以後，鄧隱笑道，弟妹仙風道骨，秀外慧中，小弟對他敬愛已極，祇惜性情稍剛而已，任壽原知雙方約定，作一名色夫妻，看出鄧隱愛極無垢，未必能守前言，便勸他道，我看弟妹，外和內剛，向道堅誠，實在難得，二弟有此仙福奇緣，須知人生百年，猶如夢幻，繁華快樂，轉眼空花，何況又是神仙中人，據我連日觀察，此中必有文章，深望你二人互相敬愛，以後同修仙業，作一神仙美眷，豈不比世俗夫妻，強勝萬倍。如若祇圖眼前情好恩愛，不特自誤仙業，並使弟妹失志傷心，豈非愛之適以害之，務以千秋道業爲重，情關一念，必須勘破才好，鄧隱暗忖，大哥之言，並非無理，無如佳麗當前，又是同衾共枕的人，天長地久，情何以堪，二位師長，方才對談，說起將來，第三代門人，有好幾對，均是歷劫多生的情侶，尤其第二代，承繼道統的，未來教主齊漱溟，便是夫婦同修，可見本門不禁婚嫁，此時愛妻性情固執，尙說不動，等我道法有了根基，使知有恃無恐，再謀好合，也許有望，心正癡想，二人本順甬道前行，且談且走，任壽見他沈吟未答，恐其心志不堅，還想勸說幾句，忽聽遠遠一聲清磬，鄧隱連忙搖手示意，低聲說道，今早來時，師父也在入定，後聽磬聲，人便醒轉，我們快往參拜，說罷，一同加急前馳，那洞深藏山腹之中，內外相隔，約三四里，走完甬道，忽然開朗，現出大片廣場，對面一

座，高約七八丈，形若穹頂的大洞，通體玉質，氣象壯嚴，光明如晝，比起魔宮所見，又是一種光景，到了門前，任壽忙和鄧隱跪倒，重又虔誠祝告，向師請罪，還未說完，兩扇玉門，忽然開放，跟着，便見樗散子走來，笑呼徒兒來了也好，難得你三師叔，剛由月兒鳥回來，福緣不淺，快些隨我進見，二人應命起立，任壽見師父所穿道裝，非絳非易，霞光隱隱，與以前所見，迥不相同。隨到裏面一看，內裏乃是一座形似宮殿的廣堂，中座一個身材高大，年約七旬，白髮紅顏的，道裝老人，師父樗散子，上首陪坐，下首玉墩上，坐着一個羽衣星冠，貌相清秀的，中年道者，兩旁另有十二個小玉墩，上面各坐一人，男女都有，裝束不一，內有兩人，還是僧裝，俱都盤膝坐定，和偶像差不多，二人連忙朝上跪拜，樗散子手指中坐老人和下首道者，笑說，此是你大師伯太元真人，此是你三師叔連山大師，當初我弟兄三人，先同在王屋山中修道，無意中得了一部九天元經，尙未煉成，便受羣邪圍攻，幸一道友援救，移居終南峨嵋兩處，不久仙緣遇合，學會太清仙法，因你三師叔和東晉時神僧絕尊者一樣，發下宏願，意欲普渡旁門，使歸正果，爲此在月兒鳥火山之下，建立別府，並將數百年苦功所煉至寶，連同百十件前古奇珍，一齊藏在其內，又收了好些旁門徒弟，爲此遠離中土，已有多年，難得今日回來，你們福緣不淺，我弟兄所收門人，祇你三師叔最多，但他門下，人品甚

難，將來在外行道，難免相遇，難得有此遇合，以後可少許多危害，可速上前求教，我本定命你準日到來，你偏性急見我，以致生出好些枝節，事已過去，不必說了，我天明便去東海，本來使你暫緩入門，可免許多煩惱，無奈數已前定，難於避免，你二人可向三師叔，領了教訓，我再將那兩部道書，傳授你們，此書經我三人，多年勤習，每章注解甚詳，以你二人天資，一學即會，不過各人志趣不同，各自用功，無須勉強便了，中坐太元真人，方要開口，下首連山大師，忽然笑道，二師兄行事，太已謹慎，小弟至今仍主人定勝天，我意欲將鄧隱，帶往月兒島，修煉三年，再令往東海師門待命如何，樞散子笑道，三弟你莫兒戲，事關本教他年興衰，如能挽回，固是求之不得，否則，又爲二代門人，多添煩惱，並還多傷無辜，還是慎重些好，太元真人笑道，三弟固是積習難忘，自恃神通，行事每多出人意表，二弟也實過於謹慎，和方才一樣，明知任壽，夙根深厚，向道堅誠，今生必能成就，仍不放心，欲借前世無意之間，所種情孽，便想化解未來之事，徒使門人無辜受苦，在洞外忍着飢渴勞倦，跪了這一整天，如非鄧隱徇私放進，北海雙凶邪法利害，詭詐多端，即使有人暗助，彼時三弟尙還未到，虛驚必所不免，事已前定，你我早經推算，終能化險爲夷，理應聽其自然，擔憂作什，樞散子笑道，大哥話雖如此，但我昔年，和三弟一樣，發願太宏，爲此延誤仙業，連大哥也同受

累，至今未成正果，難得徒兒轉劫重歸，他本大哥門下，惟一傳人，因我對他鍾愛，轉劫之先，累次助他脫離，心中感激，當着你面，向我求說，將來重返師門，連我一起拜師，大哥又因功行圓滿，不久坐關，無暇傳授，強令拜在我的門下，我才力任其難，他轉世不久，我便尋去，暗中考查，不特夙根未昧，比起以前諸生，更有進德，這等門人，自是期愛，本意想將他那魔障避去，誰知陰錯陽差，他因早來，我也因事遲歸，一切全在我我弟兄昔年計算之中，爲他將來，所遇艱險太多，祇待就着瘋和尚，再四苦求，意欲釜底抽薪，才有今日之議，按說，此事非無轉機，祇看局中人，到時是否喪心病狂而已，事關本門消長之機，並有道家四九天劫，仙機不能預洩，三弟美意，自然是好，但那兩部道書，乃仙府祕笈奇珍，將來峨嵋開府，須拜綠章，奉還九天仙府，當初約定，由大哥執掌，門人祇在洞中勤習，不能帶走，除非你祇帶他人去，三年之後，再令去往東海，或來此洞，重修太清仙法，也是一樣，連山大師，笑問鄧隱，你意如何，鄧隱陪忖，師父自從初見，直到今日，老似帶着一種疑慮神情，始而不允入門，後經再四誠求，方允收爲記名弟子，這次全靠神僧，代爲苦求，一面指示機宜，說我以前兩生，本是師父門下，爲了罪孽太重，連犯師規，本當時應逐出師門，後知罪孽深重，一離師門，不是形神俱滅，便是萬劫不復，心中憂惶，在師父洞前，跪哭了數十天，後

經大師兄，代爲求恩，祇求不離師門，情願領受飛劍之誅，再去轉世，就這樣，師父遍說罪深孽重，此舉實是委曲求全，那大師兄，便是任壽前生，最得三位師長器重，本意轉世之後，重返師門，不料一時受愚，又犯惡行，師父自是大怒，說什麼也不再收容。偏巧大師兄，也在事前，犯規受罰，無心之過，本來不致於死，因其平日性情剛毅，向道堅誠，自覺誤了師長使命，心中悲愧，當着三位師長，自陳罪狀，便行自殺，自己轉世在先，無意相逢，認出相貌，知道三位師長，祇三師叔，收徒最多，大師伯和師父，均祇一個門人，爲了大師兄太好，三位師長，個個鍾愛，期許非常，上次犯規，原是無心之過，自殺時，以師長的法力，揚手即可阻止，不知怎的，竟會聽其自然，無一攔阻，却將元神收往後洞，隔了好些日子，才由師父，親送轉世，看得十分慎重，昔年師父常說，本門不久，便要發揚光大，將來應在轉世門人身上，三師叔收徒雖多，十九旁門，又多是逆數而行，用以承繼未來道統，決難勝此大任，下餘祇大師兄，和我有望，我偏尊重，累犯師規，幾被逐出，可見將來非他不可，於是有意結納，始而隨時救助，後又費了許多心力，引使重返師門，及至二次犯規，自知前孽未消，今生反更加重，想起師父前言，心胆皆寒，無奈身被逐出，一任跪在洞外，苦苦哀求，終置不理，跪到末一天上，恰有強敵尋仇，猛下毒手，正當危急之際，三師叔忽同大師兄飛來，因憤仇敵上門

敵人，又是幾個左道妖邪，當時除去，自己却中了邪毒，傷勢奇重，正在忍痛求告，師父忽然走出，說今日之事，我早算定，本意你罪孽雖重，到底隨我三世，能有今日，也非容易，不願坐視滅亡，於萬分絕望之中，仍想爲你多留一線生機，意欲假手妖人，使你受盡苦痛而死，到了萬分危急之際，我再出來，將你生魂救走，這樣本身元氣，雖然損耗，此去轉世，修爲也非容易，並還要受苦一甲子，再轉一劫，方可重返師門，再修仙業，但你前生糾結不解的仇敵魔障，均可避開，不料事前忘了招呼你三師叔，突然飛來，救你出險，以致功虧一簣，可見定數難移，人謀無用，如再堅持成見，你必道我不念師徒之情，現有兩條路走，一是即日兵解，當時轉世，率性拜在海外一位旁門散仙門下，祇要心志堅定，不爲大惡，在海外熬過八十三年，或者也能避免，否則，便須由我，將你封閉後洞地底，依我所傳，苦煉三百年，等到將來，本教昌明，再行轉世，仍返師門，比時我已道成飛升，未來師長，也許比你還小一輩，你意如何，因這兩條路，均非所願，重又苦求，力言本來孽重，如何棄正投邪，本爲眷念師恩，寧甘百死，不捨違顏，還望師父，大發宏恩，寬恕既往，那怕受盡千災百難，祇求不離師門，於願已足，師父聞言，嘆了口氣，說道，你既如此哀求，我也不便堅拒，但你記住，轉世之後，最好拜在別人門下，萬一魔孽難解，仍返師門，當你元貞失去，八十三年期滿，便

你數盡之日，在此期中，如不傷生害命，也並未非沒有轉機，事在人爲，各自去罷，說完隨即兵解，神僧說時似有難言之隱，除指點拜師明路而外，再三囑咐，任壽關係將來最大，對他必須誠敬，好容易，師父才允收容，如何又隨三師叔，往月兒島去，最可恨是，夙因盡昧，祇憑神僧，略爲指示，餘盡茫然，拿不起主意，想了又想，覺着我隨師父，已歷三世，怎麼師徒情分，終較深些。所習太清仙法，玄門正宗，又和大哥，同在一起，正想婉言辭謝，連山大師，見他跪在身前，低頭沈吟，笑問道：你不願隨我去麼，鄧隱忙答，師叔深恩成全，弟子感激萬分，無如前和任師兄約定，將來修道，同在一起，底下話未說完，連山大師，便搖手止住，朝樽散子，對看了一眼，笑對鄧隱道：不去也好，現有靈符兩道，交你你妻申无垢，遇到危急之時，如法施爲，便可脫難，我和你師父師伯，雖然心志略有不同，結果也有遲早難易之分，但都玄門正宗，殊途同歸，情分仍是極深，你不願去，也不勉強，但是你妻申无垢，乃我至友之女，心性純厚，根骨極好，你祇不負他，以後如有危難，我決不置身事外，月兒島本是前古火山，經我行法，費了多年心力，修建出一座洞府，常年烈焰飛揚，紅光黑烟，上冲霄漢，外觀直似一片火海，當中矗立着一根冲天火柱，把附近三千里方圓海面和天空，都映成了暗赤顏色，形勢那等險惡，下面又是千尋火窟，無論仙凡，均所難進，來人祇能衝破那千

丈烈火，直達火穴之下，走進洞去，裏面便是一座極華美的宮室，不過烈火之外，更有我所設埋伏禁制，威力絕大，不經我允許，誰也不能擅入一步，我現傳你通行火穴之法，以防萬一，有人尋你爲難，前往逃避，祇要到時，能知利害邪正之分，避上些年，立可轉危爲安，今日之言，關係你未來成敗甚大，到時稍一舉棋不定，便無幸理，除此八十三年，有限數命而外，休說轉世投生，連殘魂剩魄，都無法保全了，鄧隱聞言，想起瘋和尚，和以前初遇師父時，所說之言，本就心驚，一面諾諾連聲，暗忖自己前生，不知道何罪孽，三位師長，才會這等說法，前途艱危，可想而知，自來事在人爲，我祇拿定主意，從此立志清修，時刻戒慎，永遠隨定大哥修爲，不犯一惡，怎見得前世魔孽，不能避開，師父既肯收我，當然有望，也許因我前生，屢犯師規，故意如此，使我知道畏懼，也未可知，可恨夙因已昧，前生的事，絲毫想他不起，到底有何罪孽，如此嚴重，心正尋思，楞散子忽然喝道，無知孽障，想知你前生之事麼，本意等你三年後，靈智回復，自行通曉，既知害怕，使你早點明白也好，說罷，將手一揚，立有一片金霞，迎面飛來，透身而過，當時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恍然大悟，前兩生的經歷，立時湧上心頭，不禁愧悔交集，忙朝中座太元真人和楞散子身前，膝行過去，伏在地上，悲聲痛哭道，弟子先見師父，對大師兄交厚，雖然自愧弗如，仍欲奮志虔修，來博師長歡心。

自經神光照體，得知前因，才知弟子，真個罪孽深重，辜負二位恩師，和三師叔的深恩大德，如今悔恨無及，幸蒙二位恩師，深恩成全，許其重返師門，此時想起前生罪孽，和所樹強敵，心胆皆寒，此後惟有追隨大師兄，努力虔修，以報委曲求全，格外寬容之德，自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還望恩師師叔，憐念弟子，百死餘生，已知悔罪，加以訓誨，並將前生法寶飛劍，恩賜發還，俾作防身之用，免受妖邪仇敵暗算，感恩不盡，太元真人始終神態莊嚴，面帶笑容，一言未發，聞言笑道，你師父昔年收你時，原知你魔孽太深，祇爲見你資質靈慧，心性強毅，一念憐才，幾鑄大錯，你已累他遲却三百年飛升，今生本不許你入門，偏生瘋和尚半頓，感你助他脫去冰凍之厄，再四代你苦求，你師父因你，追隨已歷三世，雖然罪大惡極，前兩生已受孽報，抵消好些，祇那最後魔孽，能夠躲過，並非無望，你又苦志誠求，加上別的因果，方始勉強應允，所遺法寶飛劍，當初原要毀去，經我收來，此後共祇八十餘年數限，你那外功修積，甚於內行，必須在此期中，將前生所許善願完滿，才能有希望，學完這兩部道書，不滿三年，便要下山，不必你說，也要發還，將來禍福成敗，全在自身，你大師兄，雖然無什罪孽，任重道遠，勝你百倍，下山行道，也在你之後，人貴自立，任何險阻艱難，均能以定力戰勝，倚賴別人，有何用處，你師父天明便往東海，爲時無多，我雖不走，因正勤修仙業，入

定時多，無暇傳授，飛劍法寶，均在左邊石室之內，無須多言，快向你師父求教去罷。鄧隱含淚應命，跪向樗散子面前，慟哭喊得一聲，弟子罪該萬死。

第四回 苦戀雙棲多情成孽累 傷心獨枕無意入魔宮

樗散子意似傷感，搖手嘆道，人貴力行，不尚多言，此是你最後一次，生死關頭，成敗在你，此是紫清寶籙中冊，又名九六元經，學成之後，祇能加功勤習，循序漸進，便是天仙，也非無望，另外一部少清祕笈，中有降魔防身，諸般妙用，今賜你二人，一同煉習，你妻申无垢，雖非本門弟子，但他是你三位師長好友之女，性行高潔，向道堅誠，方才求我傳授請爲記名弟子，我已默許，此後許你夫婦，一同修煉，在未下山以前，三年之內，除臥眉峯外，不許離山一步，此書原藏玉匣之內，內有靈符，威力甚大，妄帶出洞去，便有殺身之禍，爲了東海之行，時日太多，我到不久，便要封洞坐關，你倆去也無用爲此將你二人，靈智回復，祇須略爲指點，便可照以修煉，隨喚任壽近前，也是揚手一片霞光，透身而過，任壽本來坐在一旁待命，方想二弟棄家學道，人並不惡，師長何故不喜，偏又收他作什，及經神光照體，也全醒悟，因想起師恩深厚，不禁流下淚來，太元真人喚道，徒兒不必悲苦，你此時靈智，已全回復，前生之事，

起祇有煩惱，把他忘記了罷，任壽前生，本是真人嫡傳弟子，聞言忙跪過去，真人忽然伸手，朝頭上一按，當時覺着心身舒暢，神智越發空靈，前兩生所學道家，全都復原，經過事迹，却一件也想他不起，樗散子隨喚任壽近前，將道書取出，一同傳授，剛傳完了口訣，忽見一片，形如樹葉的金光，由外面冉冉飛來，真人伸手接過，看了看，往外一揚，金光飛去，一閃不見，連山大師笑道：「此女現在洞外待命，喚他進來如何，樗散子笑說，此時見否，均是一樣，好在任鄧二徒，均可傳授，時已不早，三弟和我走罷，鄧隱知道師父此行，至少三年，自己前路艱危，能否化險為夷，尙不可知，不禁悲從中來，二次哭喊恩師，弟子尙有下情稟告，樗散子見他意誠，笑道：「徒兒既知向上，當可無害，好自修爲，到時自有使命，東海有人相待，難於久留，各自往左邊石室，一同修煉去罷，說罷，同了連山大師，齊向太元真人辭別，一同起身，二人方自跪送，眼前倏地一亮，金霞電閃，回顧太元真人，雙目垂簾，已在座上入定，同時，一片金霞，宛如雲幕下垂，剛一到地，眼前又是一暗，再看正面，真人已退坐位，一齊隱去，祇兩旁男女十二人，仍是端坐如僵，任壽法力靈智，雖全回復，前生之事，已經仙法禁制，全數遺忘，見那十二人，宛如僵尸，悄問鄧隱：「二弟你來在先，可聽師父說起，這十二位仙人的，輩分來歷麼，鄧隱先當任壽，和他一樣，想起前生，許多愧對之處，聽神僧

說，將來脫難，僅有幾希之望，非任壽相助不可，想起慚愧。正恐詰問，聞言，才知任壽前生經歷，竟無所知，心中奇怪，以爲師父恐大師兄爲人正直，日後不好相處，故將前生經歷，用法力閉住，不令想起。心中略定，忙笑答，這便是你前兩生，所收十二弟子，比時，你我不過劍俠一流，他們相隨多年，見大哥兵解，悲憤欲死，三師叔見他們對師忠義，甚是憐愛，特用玄門妙法，命其自行尸解，將玄關閉住，各自靜修，此與尋常打坐不同，人和死了一樣，須等將來，師兄成道，他們才得，轉世重來，師兄怎會忘却，全都不識呢，任壽答說，方才神光透體時，彷彿想起許多的事，大恩師將我喚到面前，朝我頭上，按了一下，由此茫無所知，師弟你可知道，鄧隱心想，論前兩生，真對此人不起，難得師父，將他記性閉住，等我苦修成道之後，再與明言，必蒙原諒，此時却說不得，想了想，笑答，我也不知底細，僅聽神僧向我說過大概罷了，任壽細朝那些人一看，男女僧道老少都有，果似相識，內有男女二人，並排座在第七八坐上，神態如活，彷彿情分更深，便問鄧隱，第七座上道裝少年，和同座少女，可知名姓，鄧隱答道，別的不知，祇知此人姓李，與少女夫婦同修，將來建立教宗，光大本門，便應在遁二人身上師兄他年一教宗祖，小弟望塵莫及，此時說了，徒亂人意，師父已行，我們可去西邊石室之內，一同用功如何，任壽不知鄧隱心虛，恐怕盤問，露出馬脚，急於讀那

道書，方自笑諾，申无垢忽由外面飛進，笑問鄧隱，師父對我如何，可允傳授，鄧隱笑道，師父已走，行前留話，對你方才所求，已然默許，以後許我往來臥臥峯，和我一同修煉呢，无垢笑道，我試你的，師父許我來此，隨同大哥，和你同修，早知道了，你風孽甚重，再不用功，老往臥臥峯作什，鄧隱知被識破，臉上一紅，便未往下再說，三人隨去室內一看，內中几榻用具，無不齊備，並有丹爐藥灶之類，无垢笑道，這好地方，與你修煉，意還不足，看你將來怎好，鄧隱聞言，也未在意，三人當日便在一起練習，鄧隱夫婦，也未回家，過了一月，无垢方始辭回，鄧隱愛極无垢，因三人同習，无垢雖另有一間居室，礙着任壽不便說笑親熱，屢在暗中催促无垢回去，均未獲允，見他一走，以爲可以追去親熱，好生心喜，第二日，見任壽獨自用功，又正入定期間，三人雖在一起，同習道書，限於前生功力，和下山行道遲早，造就各不相同，知這一坐，至少三日，立往臥臥峯追去，到後一看，无垢不在，却留了一封信，大意是說，那日往追曠仙子，遇一前輩女仙，蒙他點化，並代向師父求情，不料早蒙恩允，所學也祇紫清室籙，中間幾章，現已學會，當赴陳仙子之約，同往拜師，須要一二年才回，行前如若明言，你必阻止，夫妻相愛，原不在此片時之聚，何況神仙眷屬，來日方長，務望自愛等語，鄧隱情熱，沒想到愛妻，會不別而行，見信大爲失望，一問靈鵠秋雁，答以三姑今早

才走，說往東海尋師，別無所知，鄧隱祇得垂頭喪氣，懷憤回洞，祇說无垢此行，不會就回，始而怨恨非常，心中煩悶，後見任壽，進境神速，再一想起前路艱危，起了戒心，天性好勝，又有人比住，沒了想頭，也就日夜加功，勤習起來，本是美質，再一用功，雖比不上任壽的功力精進，却也不是尋常，尤其對於防身禦敵之法，因不久就要下山，格外看重，不消年餘，居然把紫清寶籙，全數學會，平日無事，又將前生飛劍法寶，重行煉過，使與本身元靈相合，全都煉得出神入化，威力大增，任壽上來，使用基本功夫，不求急進，修煉不久，便將青索劍，分與鄧隱，一同勤習，也均身劍合一，運用由心，因見鄧隱法力日高，前生飛劍法寶又多，無一件不具威力，也頗代他喜歡，鄧隱偶然想起，古神圭尚在愛妻手內，如若不去東海，豈不又可多出好些妙用，一算日期，再有半年，便可相見，心中十分盼望，太元真人，自從二人來時入定，一直不曾升坐，任壽眷念師恩，幾次通誠求見，均無回應，這日，二人煉完功課，鄧隱提議，同住山前閒眺，任壽告以二弟三年期滿，便要下山，師父行時曾說，不許遠離此洞，必有原因，與其出外惹事，何如就在洞中用功，等弟妹東海回來，同往臥眉峯，暢飲快聚，豈不是好，鄧隱笑說，弟妹真個薄情，行時連話都不說一句，師父祇不許遠離此洞，臥眉峯當可來往，就在洞口閒眺，看我家中，是何光景，料無他慮，任壽忽想起，鄧隱自從

拜師以來，從未回家去過，那老家人胡全父子，甚是忠心，這一年多，不知如何，覺着回去看望一次，理所當然，何況相隔又近，笑道，二弟既是這樣，率性回家一次也好，但恐大恩師，萬一神遊婦來，無人隨侍，二弟一人去罷，鄧隱勸他不聽，心想久不同家，回去看看也好，隨別任壽，行法開洞，往家中飛去，剛離翠屏峯飛起，遙望家中，田畝荒蕪，園中花木也亂糟糟的，不似以前整齊，心中奇怪，到後一看，到處靜悄悄的，那有人影，連喊胡良，也未答應，正往昔日書房走進，忽由門中，衝出兩條大狼，迎頭撲來，鄧隱自不把這類凶狠，放在心上，揚手一雷，當時打死，入門一看，到處蛛網塵封，分明荒廢已久，情知出了變故，忙朝胡全所居尋去，也是門窗不掩，塵土堆積，祇在灰塵中發現一信，大意是說，主人同一女仙，往臥眉峯醫傷，由此不歸，過了月餘，命子胡良往尋，去了四日，方始歸告，說女仙所居，雲封霧鎖，連地方都找不到，哭喊了兩日，遇一神女，收他爲徒，令其歸告乃父，說等主人回來，請其速往臥眉峯旁，古洞之中，叩壁相見，並說王人，現在翠屏峯墨蜂洞內，常人無法走進，必須等其自來等語，既念少主，又想愛子，未滿一年，染病在床，這日帶病寫此一信，欲令長子，去往翠屏峯，尋那仙洞，投書一試，主人如見，務望回家一行，並求往臥眉峯，轉那神女，探詢乃子胡良下落等情，地上留有一灘鮮血，和半條狼腿，看神氣，信還不會寫

完，室中便有了變動，料知老僕，正寫信間，忽有凶狼掩入，病中無力，蹙然斫傷一狼，無如狼來太多，終於送命，想起老僕胡全相隨數世，自從有了出家之念，所有佃工下人，全分金銀遣散，獨他父子三人，固執不去，心想祖宗墳墓在此，須人打掃，便將來修成仙法，回家掃墓，也有一個住處，便把所有田園房舍，全數賜他，雖知當地，時有凶狼出沒，好在三人均有武功，決不妨事，不料自己走這一年多，他父子三人，死亡殆盡，也不知那神女是誰，爲何要見自己，越想凶狼越恨，當時暴怒，隨用禁法，朝那死狼一指，狼口便發怒嗥，那狼本由附近山中竄來，不時去往鄧家騷擾，搜尋食物，所有牲畜家禽，早被吃光，還想搜索醃臘之類，不料遇見殺星，死狼一嗥，羣狼聞聲，紛紛趕來，爲數竟達四十餘條，鄧隱一見狼羣，斷定胡氏父子，均膏狼吻，越發暴怒，慎毒之餘，並不當時殺死，祇用仙法，將狼制住，一個個倒吊樹上，再用神火焚燒，活活燒死，本來要走，無意中，繞往房後墳地上去，見有一墳新立，前有石碑，上刻義僕胡全之墓，旁有小字，正是愛妻所留，大意是說，這日月下撫琴，又有警兆，心疑有人窺禁，試行法一看，並無異狀，偶然想起鄧隱拜師之後，不曾回家，老僕胡全父子，人願忠義，不知光景如何，趕往探望，到時，發現胡全父子二人，均被凶狼咬死，旁邊還倒着三條死狼，忙將羣狼殺死，死人血水，早被吸盡，喉管已斷，無法使其重生，遍尋胡良

不見，祇得將他父子埋葬，並留石碑爲記，鄧隱以爲愛妻，恐怕自己，貪戀美色，誤了修爲，特意說那假話，其實人並未走，暗罵自己老實，這一年多，竟沒想到往臥眉峯去，空自相思，驚喜之餘，立往臥眉峯趕去，迎頭遇見秋雁，笑問姑夫怎的一人回來，沒有遇見我三姑麼，鄧隱問知愛妻已往墨蜂洞，先還不信，後問出无垢已走了兩個時辰，正是回家那一陣，不願多說，忙又回趕，進洞一看，祇任壽獨坐用功，料定愛妻，故意不見，想起氣憤，正在難受，任壽見他，面有怒容，忙問何故，任壽便說如何癡愛无垢，他偏對我薄情，連在一處修爲，俱都不肯，並還騙我，連名色夫妻，俱是名存實亡，一面都見到，要他何用，任壽見他，越說越凶，忙攔道：我看弟妹，志行高潔，惟恐誤你修爲，暫時避你，實是好心，想打長久主意，二弟得此神仙美眷，又蒙師父恩允同修，將來仙山雙棲，何等美滿，怎的說出這樣話來，如被弟妹聽去，豈不見怪，鄧隱氣道，大哥你祇知我神仙美眷，却不知我老是熱氣換他冷氣，即便爲好，也應明言，先是不告而去，今日得知所說是假，往臥眉峯探看，還未到達，秋雁便自迎出，說人已來此，恩愛夫妻，怎會連句真話都無，豈不使人寒心，話未說完，忽聽門外笑道，寒心最好，免致兩誤，我才不騙你呢，跟着，无垢由外走進，鄧隱對於无垢，本是又愛又怕，聞言，又愧又急，紅着一張臉，忙分辨道，姊姊祇怪我說氣話，好在大哥不會笑我，你

可知我這一年多，相思之苦麼，无垢冷冷的說道，我雖不在此，你那言行舉動，我全知道，我自東海拜師，才祇多半年，便奉師命，往救一人，因離家近，往臥眉峯住了數日，偶往你家探看，發現老僕父子，爲狼所殺，祇書僮胡良，事前被你未來愛寵，收作徒弟，因此才送了這老少二人的性命，我無法使其回生，將他父子埋葬，重回東海，前日奉命回家修煉，並向大恩師，請求指點，今日得知大恩師，神遊歸來，前來參拜，行時，發現你正回家，照你誅殺羣狼，下手殘忍，和你坟前徘徊，一見石碑，當我騙你，立往臥眉峯，那等情景，不用你說，我還不想理你呢，鄧隱見他，年餘未見，神情反更淡漠，心中一涼，剛嘆了一口氣，偶一抬頭，瞥見无垢，剪水雙瞳，正在注視自己，久別重逢，容光越發美豔，由不得，重又勾動愛火，方要近前陪話，任壽已先避開，鄧隱本善詞令，无垢雖然有些不滿，禁不起一陣軟語溫存，連說好話，也就不願使其難堪，祇得任其親熱撫慰，未加阻止，誰知鄧隱情熱如火，這等乾親熱，反更心癢難搔，無奈結婚之前，早已約定，无垢祇管美若天人，偏又是一臉正氣，有時稍爲親愛，還要窺伺玉人詞色，惟恐觸怒，越是愛極，越恐得罪，如何敢存遐想，再說，任壽又在隔室之內，許多不便，最後再三央告，求无垢不要走開，明日當往臥眉峯暢談，无垢胸有成竹，見他猴急，含笑允諾，並說，自己此次，決不他往，便你不去，我也要來，鄧隱祇顧和无

垢，敍說相思之苦，也未問師長可曾見到，有何吩咐，談了一陣，无垢要走，鄧隱連留了幾次，後說從此常來常往，日日相見，何須在此一時，任壽又催夜課。鄧隱方令无垢別去，由此三人，重在一起修道，无垢看出丈夫，幾次情不自禁，防備更嚴，始而早來晚去，末了，率性搬來洞內，所居祇有一壁之隔，鄧隱已問出日前太元真人升座，任壽，无垢，均曾拜見，奉有恩命，自己一人，獨未見到，深知前生尊重，師長不喜，仙府清淨之地，休說不敢胡爲，行跡上稍爲放蕩，均非所宜，又有任壽，同在一起，隨時警戒，想起前世遭劫，也爲言行不檢而起，自然不敢大意，幾次想請愛妻，同回臥眉峯，均未如願，每日對着天仙化人，無法親熱，漸漸由愛生怨，不時朝无垢賭氣，无垢各自用功，也未理他，空恨得牙癢癢，無計可施，光陰易過，一晃三年，這日，樗散子忽然飛回，與太元真人，一洞升座，三人前往拜見，均得與勉，樗散子隨說，鄧隱前生尊重，所許善願太宏，非此莫解，最好在此一甲子內，使內功外行，同時圓滿，日內便須下山修積，最好夫婦同行，不要離開，一面暗示鄧隱，照着這三年的修爲，防身禦魔，已頗夠用，祇能守定心志，言行如一，前途並非無望，鄧隱聞言，也頗警惕，退下來和无垢說，師恩深厚，終古不忘，以前我愛姊姊太甚，有時情不自禁，事後也頗悔恨，今蒙師訓，如夢初覺，決計痛改前非，祇是姊姊對我常存戒心，神情冷淡，實在難受，以後同

在一起行道，還望姊姊，勿念舊惡，祇要常見喜容，於願已足，无垢見他，詞色十分誠懇，也頗心喜，便勸勉了幾句，第三日奉命下山，夫妻二人，高高興興，走外洞外，因奉師命，此行歷時一甲子，隨意所如，無須請命，鄧隱再三磨着无垢，此去便入艱難危險之境，成敗利鈍，尙所難知，可憐我愛姊姊一場，祇同衾共枕，作了一夜假夫妻，始終不得親近，你那地方，此時桃花盛開，香光如海，自來美景難逢，我也不作他念，祇求在家，住上些日，陪姊姊撫琴吹簫，敲棋煮酒，賞花爲樂，略想個把月的清福，就算補我三年前忍受傷痛之苦，不枉夫妻一場，如有言行失檢之處，任憑姊姊責罰，便從此不理我，也無話說，无垢近年，雖然得有仙傳，功力大進，畢竟年輕天真，稚氣猶存，結習難忘，心腸也軟，想起丈夫，委實癡情熱愛，既是夫婦，容他稍爲親熱，也是應該，加上平居無伴，鄧隱所說那幾樣，均是素來癖好，當時不忍堅拒，祇得應了，到家以後，暗中查考，丈夫果是言行如一，祇管溫存體貼，愛到極處，不似以前，舉動俗氣，每日賞花飲酒，撫琴下棋之餘，功課也從不荒廢，本日子一久，情分越深，當地風景，又是那麼清麗靈妙，休說鄧隱，連自己也不捨得離去，到了所約日期，鄧隱貪戀愛妻同樂，再三求告，多留些日，无垢情不可却，也有一點貪玩，心想，丈夫此去，不知有多少艱難危險，順他一點心意，也不爲過，於是又留下來，這時，鄧隱心情，十分平

盾，既恐失去元貞，延誤仙業，偏又愛極无垢，不能自制，爲防愛妻反目，一面打算用水磨功夫，使其水到渠成，表面不顯，內裏每日天人交戰，一會想到郎才女貌，比翼雙棲，同效子飛之樂，心頭不住怦怦跳動，恨不能當時便把愛妻，抱個滿懷，如何如何，愛一個夠，及和无垢對面，又爲對方正氣所攝，休說任性欲爲，連想稍微依傍親熱，都要暗伺玉人喜怒，不敢冒失下手，有時想起恨極，暗忖自從此次回家以來，愛妻始終笑語溫和，對於自己，也是寓有深情，不知怎的，想得好，一見人，勇氣便退，直想不出什麼道理，因此日日說走，祇不起身，老想今日已過，明日當有機會，到了明日，又是如此，空自失望憤恨，時喜時憂，光陰易過，不覺到了夏天，无垢天性好潔，時往紅霞溪沐浴，因恐丈夫無賴，前往偷看，總是設法掩避，鄧隱看出无垢心意，暗忖我和你夫妻一場，不能真個消魂，連這一點眼福，都不容我享受，心便有氣，再一想起，愛妻清泉戲水，膚如凝脂，玉肌雪映，滿佈露珠，宛如一朵出水芙蓉，不禁心蕩神怡，覺着這等絕代佳人，但得一夕之歡，雖死何憾，可恨初定情時，不該答應祇作名色夫妻，否則，就是一年半的快活，怎麼都值，終比徒擔虛名，每日神魂顛倒，要強得多，恨到極處，決計去和无垢明言，取消前約，念頭才動，猛想起一世人生萬劫難，何況屢劫修爲，好容易能有今日，固然此時願作鴛鴦不羨仙，爲了愛妻，自毀仙業，均非所計，無奈

夙孽太重，前途滿佈危機，就這樣兢兢業業，尙恐難免形神俱滅之憂，再將元貞失去，更無幸理，心中一寒，妄念立止，又想把愛妻，從頭到腳，看一個夠，愛一個夠，從此再也不作他念，祇是平日假裝老成，把話說滿，無法改口，祇管背後想好千年萬語，見了人，這類求愛的話，仍是一句也說不出來，心想明說不行，祇有暗做，這日夕陽西下，碧空明淨，涼風習習，暑氣已消，无垢清泉浴罷，雲鬢不整，穿着一件輕羅衣，手持小扇，斜倚匡床之上，目送飛雲，指點煙嵐花樹，更顯麗質天生，人世無兩，鄧隱越看越愛，故意拿話引逗道，姊姊玉潔冰清，柔肌似雪，彷彿一塊美玉，通無纖瑕，也從不見有一點香汗，此地天氣清和，又不甚熱，日常沐浴作什，无垢笑道，我生來好潔喜浴，紅霞溪又是靈泉，自經二姊仙法佈置，峯頂添了噴泉，天熱無事，前往沖洗一陣，心身均覺清涼，你不是沒有試過，問他作什，鄧隱笑道，你我恩愛夫妻，你偏對我，老是多疑，我又愛你不過，惟恐誤會，這次回家，言行分外小心，如有下流想頭，你那一夜背我洗浴，我全知道，有時故作午睡，免你爲難，我不過是想和你商量，定出洗浴時間，分頭往洗，怎又多心起來，无垢惟恐丈夫情熱，得尺進步，時刻都在留心，聞言還不甚信，又因自己好潔喜浴，每次均要避人，好些不便，意欲就此試探丈夫所說真假，當時微笑未答，一面留神，暗中查考了幾次，有時還故意使他知道，及見丈夫，並未打

什主意，漸放了心，笑對鄧隱道，你如遵守前約，便是地久天長的神仙美眷，縱是名色夫妻，到底同夢之人，由你稍爲親愛，原非不可，無如你們男子，心性不定，你情太熱，當道業未成之際，彼此一個把握不住，大錯立成，不得不慎之於始，如其愛我，不要祇圖眼前歡娛，自誤千秋大業才好，鄧隱早就想好主意，笑容，是非久而自明，我也無話可說，无垢原有佈置，誰知鄧隱深沈，竟未前往窺伺，接連幾次過去，无垢見無他意，雙方情愛本厚，便去了機心，事有湊巧，靈鵲秋雁兩姪女，年幼好動，常往山中打獵，或往城市，購買食用之物，不在山中，這日天氣更熱，鄧隱見二女遠出，心中暗喜，故意拖着无垢下棋，不令行法避暑，无垢也是潔癖太深，本來玉肌柔滑，清涼無汗，因被鄧隱，握了一下手，覺着濕漉漉的，笑說你身上都是汗了，快洗澡去，少時再下，祇顧對弈，我也忘了行法去暑，鄧隱原是詭計，隨口應了兩聲，先去溪中，洗了一個暢，却把寶劍留在當地，洗完回來，无垢知他不曾窺伺，也未招呼，自往沐浴，鄧隱立時跟踪前往，仗着仙法隱身，无垢又無防備，毫末搜查，鄧隱早把藏身之處覓好，藏在左近一株桃花樹上，暗中朝下偷看，祇見无垢，搗手先放起一蓬雲幕，將當地方圓數畝的地面，籠罩在內，內外立時隔絕，休說由外望內，便往外看，也是一白茫茫，連花樹均見不到一株，暗忖這等仙法，從未見過，不知何處學來，也未聽仙說起，幸而被

他罩在裏面，否則，費了多少天的心機，仍是徒勞，豈不冤枉，心正尋思，眼前倏地一亮，原來无垢，已將上下衣，緩緩去掉，現出一身玉雪肌膚，頭上烏雲，也自披散開來，祇見通體玉人也似，不着半點微瑕，因未防人偷看，脫淨以後，先去峯前，凌波而立，站在水上受那清泉沖洗，鄧隱平日想像的粉灣雪股已一覽無遺，想了多少天，好容易才得飽此眼福，奇豔當前，由不心旌搖搖目眩神移，始而无垢脫一件，心便跳一下，等到衣履去淨，立向水中，吃鄰近溪旁幾株花樹，和那碧峯繡崖一陪襯，越發艷絕天人，魂消意奪，人和吃醉了一般，軟伏樹上，不時閉目胡思亂想，似這樣想一陣看一陣，心頭不住怦怦跳動，不知如何是好，方覺水中人，背向自己，有時皓腕徐伸，向上承水，露出腋下秀疎疎的柔毛，前面酥胸玉乳，和那消魂之處，全看不見，偶然轉側，也祇隱約約，窺見胸前微微隆起，方覺美中不足，不能一觀全豹，无垢畢竟少女嬌羞，愛好天然，浴前雖放起一蓬雲幕，將當地罩了一個天光不透，洗時，仍然以面向壁，等把秀髮，沖洗乾淨，立時沈入水內，鄧隱見愛妻入水，身雖旋轉，但那一帶，正在噴泉之下，水烟飛揚，波光浮動，越發看不真切，正想用什方法，掩向亭前，等愛妻出時，看他正面，忽聽一聲清叱，无垢揚手一片銀光，先將全身罩住，什麼也看不見，玉體立隱，匆匆飛出水面，怒聲喝道，你怎這等下流，日久天長，如何常共相保，我心已寒，

還不快走，說罷，外層雲幕，一閃不見，祇新放起的那片銀光，將小亭罩住，鄧隱知被看破，連忙急喊，我爲取劍而來，不料一到，便被仙雲隔斷，恐你多心，未敢開口，意欲候你起身撤禁，偷偷走去，本是夫妻，便我故意如此，也當諒我癡愛之苦，何況事出無心，姊姊如何不近人情，絕人太甚，无垢祇喝了一聲，誰聽你的，還不快走，鄧隱知道愛妻盛怒之下，性情又剛，再不聽話先走，少時更難挽回，祇得懷着滿腹愧憤，取了寶劍飛回，還未到門，忽聽破空之聲，一道銀光，已由紅霞溪那面飛起，直射高空，一閃不見，氣憤頭上，先未留意，等到想起无垢負氣飛走，忙縱遁光，跟踪追去，晴空千里，一碧無際，宇宙茫茫，玉人已杳，那有一絲隱跡可尋，愛妻平日，雖有東海學道之言，並未明言何處，屢問不答，祇說日後自知，如何尋找，越想越有氣，心念一冷，也就不再追尋，各自飛回，先以爲无垢祇穿隨身衣服，和終日不離的寶囊，尚有兩口飛劍，不曾帶去，女子心軟，日久氣消，決不能爲此反目，等到當日下午，靈鵲秋雁回來，鄧隱先還不好意思明言窺浴，致將无垢氣走之事，後因二女和无垢，親如母女，回家未問三姑何往，方始生疑，次早帶愧一說前事，二女笑道，三姑表面和善，性情固執，爲想把這段情孽，變成美滿姻緣，他年同隱仙山，永爲神仙美眷，便爲姑父放棄天仙位業，也所心願，爲此還和二姑爭論，幾乎反目，在他心意，以爲姑父，累世修爲，

不會不知此中利害，卽或情不自禁，祇有一人拿定主意，便不致誤已誤人，姑父昨日雖是無心之舉，他終難免生疑，惟恐萬一防閑不密，兩敗俱傷，祇好暫時躲開，他對姑父也是情深愛重，人又好勝，恐二姑笑他，不是萬不得已，決不會就此斷絕，休看負氣遠走，定必難受萬分，我看姑父最好守在家中，靜修些日，等道心寧靜，雜念不生，不論三姑歸否，先自出山修積，不久必能重逢，我姊妹還有一個約會，必須離去，家中無人，還望姑父代爲照看，今朝已代姑父備好許多飲食，經過禁制，雖是熱天，吃起來仍和新製成的一樣，三姑原奉師命，和姑父一齊行道，斷無不歸之理，祇看姑父以後心性修爲如何而已，鄧隱聞言也頗愧悔，忙問你姊妹到何處去，昨日就算是我罪過，現已知悔，此後決定努力前修，全照你三姑心意而行，但是家中無人，我便多好，他也無從知道，如見三姑，還望代我說上幾句好話，靈鵲笑道，暗室虧心，神目如電，何況雙方都是道術之士，不必顧慮，是真是假，三姑自會知道，我姊妹自願雙方和美，不過此行另有去處，能否見到，尙不一定，事在人爲，祇看能否踐言力行而已，鄧隱無話可說，見二女忙進忙出，似有什事光景，始而心緒煩亂，不會理會，以爲當日不會就走，二女口氣，似知愛妻下落，還想設詞探詢，午飯時見酒食分外豐美，笑問何故盛設，二女笑答，此行耽擱頗久，姑父此去行道，要歷多少艱難辛苦，這等酒食，恐難常有，我們輩

小輩的，如何不盡心呢，鄧隱不知語有深意，心念愛妻，悔恨無及，情緒煩亂，勉強吃了幾杯悶酒，想等二女收拾完畢，再與談說，不料二女先在桌上，祇說了幾句類乎辭別的話，並無行意，撤去殘肴，等了一會，不見人來，忙往探看，那有人影，越想越覺可疑，以爲姑姪三人，暗中商定，棄他而去，心更悲憤，細一尋視，二女似祇帶走隨身衣服，无垢雙劍尚在，並還發現多了一枚玉玦，嵌在牆上，玉質甚好，透明若晶，行法試探，並無寶光回應，從未見過，也不知有何用處，因愛妻的衣物寶劍，未令二女取走，神氣不似斷絕，才略放心，鄧隱以前雖是色欲蒙心，畢竟累生修爲，功力頗深，具有智慧，先還愁悶悲憤，第三日平心靜氣，前後一想，覺着愛妻，不特情深一往，並還一見鐘情，才有留居養傷之事，否則，以他性情爲人，和那好潔之癖，任換是誰，縱令無心傷人，於心不忍，也決不會早晚陪伴，清談無忌了，並且爲了婚事，連同胞姊妹，也竟疏遠，不過是見自己情熱太甚，萬一把握不佳，誤了仙業不算，還遭慘禍，因而表面冷淡，如論情愛，除目光遠大外，並不在自己之下，前日窺浴之行，十分下流，難怪有氣，越想越覺自己不對，又因師命，夫婦同時修積，除非自己太使灰心，遲早總要歸來，決計立志虔修，等愛妻回來，立同出山，不再留戀，由此用起功來，一晃又是二十來天，眼看夏去秋來，這日夜裏，獨坐花間，仰視明星熒熒，銀河在天，顧影淒涼，苦

憶愛妻，猛想起今夜正是七夕，雙星佳會，我却影隻形單，孤棲在此，已早痛悔前非，不生雜念，每日努力虔修，與前判若兩人，也不知愛妻是否得知，當真棄我如遺，沒有夫妻之情不成，正在積想成癡，愛極生疑，心中又有怨意，忽聽遠遠有人哭喊，相公你在那裏，靜心一聽，正是心愛書僮胡良，好似苦尋自己，爲禁法所阻，隔溪哭喊，不能過來，心想胡氏父子，人甚忠義，不是棄家學道，胡良失蹤，胡全常隨自己屠殺山中蛇獸，傷了一臂，他父子怎會爲狼所殺，胡良雖有神女渡去之言，大哥首說峯旁古洞，乃是魔窟，萬不能去，愛妻雖未攔阻，但說夫妻能否長久，全在自己，是否離他獨行，與另一女子相見，去否在你，聽口氣好似內中隱伏無限危機，又想神女素昧平生，爲何要與自己相見，心生疑忌，更恐愛妻不快，一直也未往尋，胡良忽然來此悲哭，莫非神女果是魔鬼，胡良始而無知受惑，難禁虐待，乘隙逃出，知道自己在內，特來尋訪不成，一時急怒，頓忘愛妻平日所說不是夫妻一路不可過溪之言，匆匆起身，撤去禁法，剛一飛起，便聽胡良哭喊救命之聲，由遠而近，似被對頭發覺尋來，將人擒去，知道這類左道妖邪，心毒手狠，最恨門人背叛，祇一擒回，必愛酷刑，與煉魂之慘，休想活命，不由激動義憤，當時起身循聲追去，遙望前面一道碧光，裹着胡良，剛飛出不遠，忙縱遁光急追，誰知碧光快得出奇，祇初出時，胡良人影在光中閃了一閃，微聞悲號之聲甚慘，等

到發現追去，碧光已自飛遠，不禁情急，忙催遁光朝前窮追，誰知越追越遠，眼看前面祇剩豆大一點光華，宛如流星飛渡，朝前疾馳，平日鍾愛胡良，胡家祇這條根，斷定凶多吉少，正自急怒，忽見一道紅光，宛如正月裏的花炮，由前面峯上飛起，碧光似遇勁敵，立時掉頭向左，不料紅光比電還快，祇聽一片密雷之聲，內中火花紛紛爆炸，化爲大片火網，將碧光裹住，往下飛墮，胡良似被紅光救走，以爲敵人之敵，卽我之友，立卽趕去，到後一看，乃是本山的鐵蓮峯，並未追出多遠，紅光落在峯腰平崖之上，收勢絕快，已早無踪，祇一山洞孤懸崖上，氣勢雄偉，洞門也頗高大整潔，心想此峯舊遊之地，此洞尙是初見，怎和人工新開成的一樣，紅光到此不見，仙人定必隱居在內，碧光邪氣甚厚，發紅光的，旣與爲敵，決非妖邪，這一來先有了成見，決計入探，認定洞主人，是個法力極高的散仙，見洞甚深，前途隱隱有光，微聞胡良向人謝恩，也未聽見，看他救人時那等神速，有人登門，斷無不知之理，况有胡良在內，決可無慮，便朝有光之處追去，先恐冒失，邊走邊向主人通誠求見，並喚胡良，均無回應，光也老在前面，偏走不到，一睹氣，便縱遁光前飛，晃眼飛入十來里，才到前面發光之處，乃是一片明如晶玉的洞壁，洞無歧路，已到盡頭，心正失望，忽聽簫管之聲，悠揚娛耳，由不得使人心情陶醉，方想是何仙韶，如此好聽，忽聽胡良低聲求告，似說主人就在外面，請其

放進，對方悄答放進不難，但你須守住他，不令亂走，否則吃罪不起，說完面前修地一亮，壁上忽開一洞，立現奇景，由暗入明，祇覺到處珠光寶氣，霞彩輝煌，便平日假想的天宮，也未必有此華麗，定睛一看，迎面一條極寬大的甬道，兩旁火樹銀花，霞光萬道，當中兩列粗約好幾抱，高達七八丈的黃金寶柱，一直排列到底，金光耀眼，繁霞騰輝，看得人眼花撩亂，也數不清有多少根，盡頭處又是一座圓洞，門前立着幾個少年男女，胡良也在其內，似往自己迎來，心方一喜，忽聽一聲金鐘響過，樂聲立止，衆少年男女，好似有什急事，如飛往圓門中趕去，胡良行前回顧，連打手式，先招後搖，又指了指門內，神情雖甚匆迫，面上滿是笑容，雖不知是何用意，料無妨害，忙即趕進，初意飛行神速，晃眼追上，略問幾句，令代求見，誰知飛到門內，少年男女已全去光，同時又是一片雷鳴過處，回顧身後洞門已閉，前面又現出一片奇景，地甚廣大，四外種滿各色奇花，當中有一畝許方圓小池，彷彿整塊水晶，中用鬼斧神工，修了一個水池，光鑑毛髮晶瑩如鏡，中貯清泉，水深數尺，一碧澄泓，正由花樹之間繞過，忽聽遠遠花林中，有兩少女低聲急道，這人怎會冒失走進，主人就要出浴，又無法叫他藏起，如何是好，隨聽衆少女嬌呼師主出浴，爾等迴避，循聲一看，池前小殿平台之上，有一年約二十左右的女子，緩步而出，心中一驚，忙即藏往池旁樹石之後，朝前偷看，見那女子，

似比愛妻還要美豔，生得長身玉立，骨肉停勻，身披一件白色輕紗，衣已脫去，大半裸露在外，下面赤着玉雪雙趺，由台階上緩步往下走來，當時祇覺豔光照眼，心魂欲飛，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集分解。

北 京
王 府 書 屋
王 府 大 街 一 號

租 書 專 業

出 租
新 舊 小 說
連 畫 電 影

